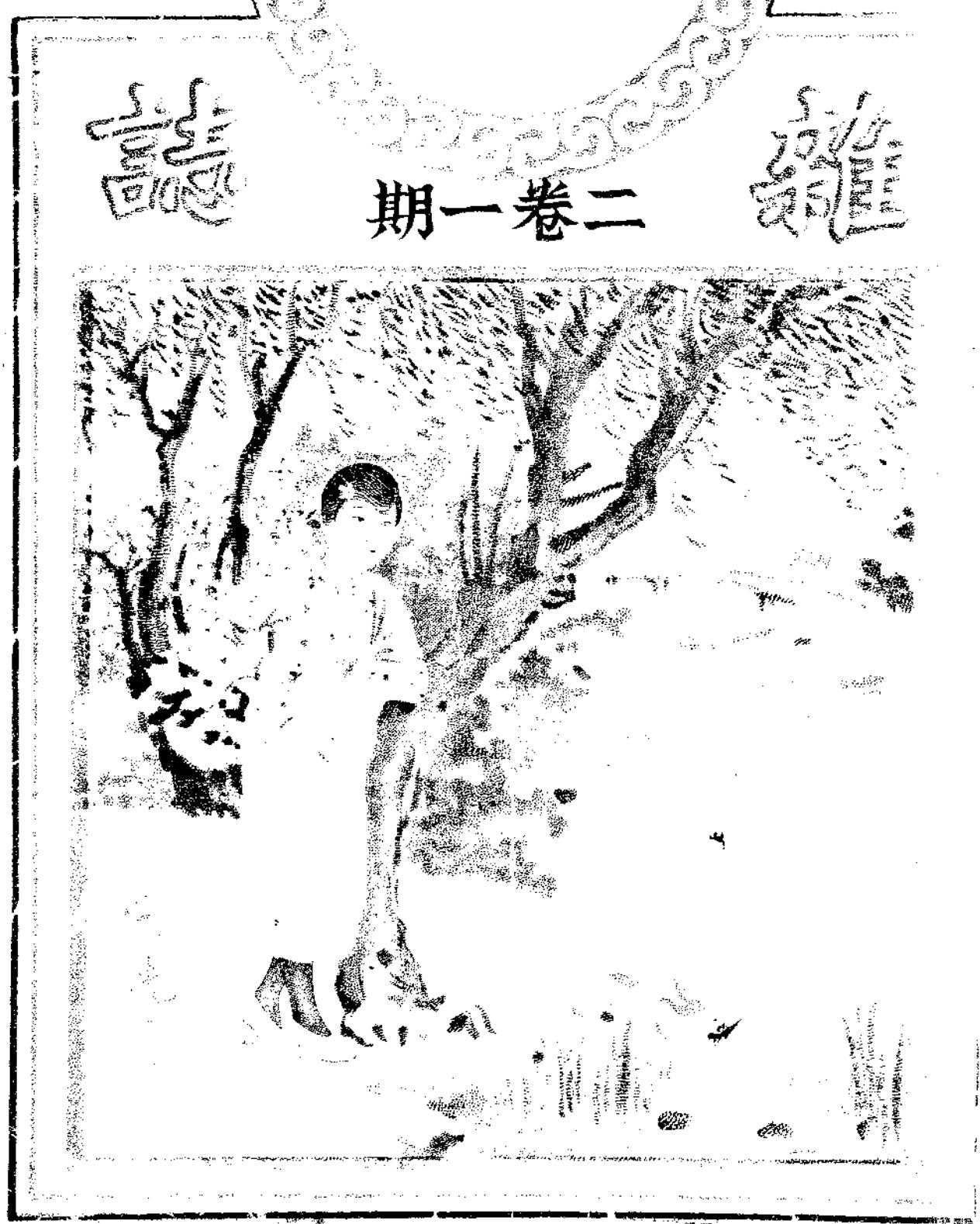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期一卷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英美華駐司公限有理總



溽暑蒸人。

易致煩悶。

試吸

長城牌香烟一枝。

則積鬱全消。

精神回復可知。
此烟之品質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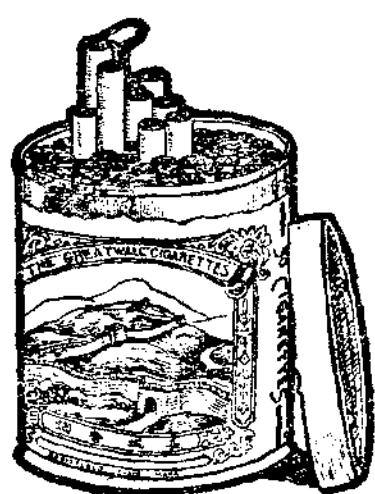
內有獎券

中國南

洋兄弟

烟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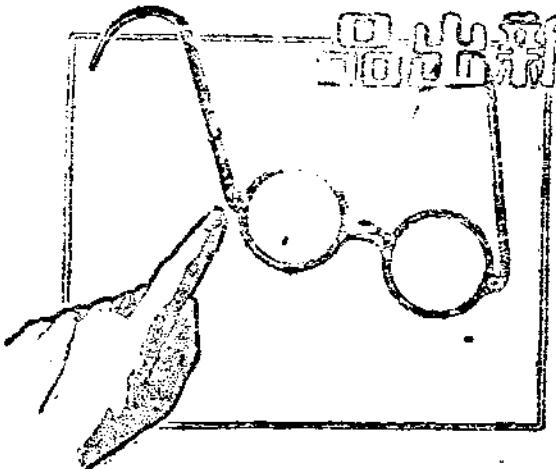
司出品



可換贈品



電鑲鍊



魯克眼鏡

遠東眼鏡公司

◎ 上海大電話
新中街夾三七四六四首南路馬路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鍊眼鏡，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又新出一種（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專家，專科債棟，詳加檢驗，故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第五十一期目次

陰歷六月二十八日發行
陽歷八月十號發行

■ 短篇小說

千年紅

紅詞四首.....嚴獨鶴

十二紅

紅難年週年紀念詩.....海上漱石生

紅雜誌中之十二紅

孫耀煥詩.....趙苕狂

孝子金婚記

何海鳴.....程瞻廬

文壇趣語

施濟羣.....徐卓呆

昆蟲山歌

潘光祿.....程瞻廬

廣義山雜纂

伍受真.....程瞻廬

香櫻小刦

程瞻廬.....徐卓呆

紅頭阿三小傳

目次



紅雜誌



目

次

二

白 煮

外國某先生愛情之研究

趙若狂
春夢

不呆的呆話

周瘦羅

豈不大快

徐洞天

六月荷花歌

戚飯牛

紅闌紀念新聞篇

金純女士

家庭一席話

社英女士

紅雜誌試周良辰賀詩

鬱雲女士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不肖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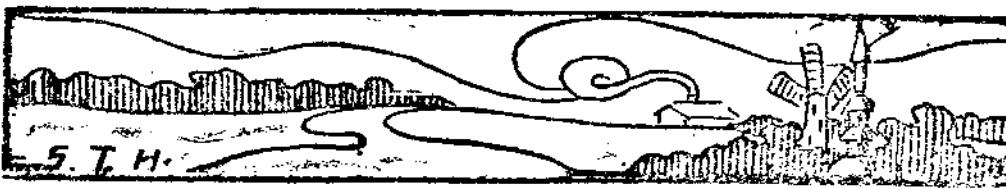
第一回 湘江岸越貨劫書箱 嶽麓山尋仇遇奇俠

新歌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五十一回 錢幼訓受愚退婚 張上達一怒逐女

S.T.H.



對於讀者的話



本雜誌第二年第一期出版了。編輯人竭力的在編制上刷新。著作人也聚精會神的做幾篇新作品和讀者相見。正所謂重打鑼鼓再開場。這第二年比較第一年形式上精神上究竟有無進步。想必明眼人自有正確的評論。毋庸鄙人嘵嘵多講了。如有不完滿的地方。依舊很歡迎讀者誠意的指教。至於那些盲目的批評和無謂的謾罵。祇有仍當他們是廢話。一概不採咧。

這一期的小說。我敢說一句都是精心結撰的傑作。獨創的『千年紅』看看好像是視頸小說。其實命意布局。依然是篇社會小說。比第一年第一期的『紅』要好得多啦。何海鳴的『孝子金婚記』文意俱佳。真是戛戛獨造之作。程瞻廬的『香櫻小劫』描寫尖嘴姑娘。刻劃入微。趙苕狂的『白鯗』立意警策。提創非孝者讀之。當立現愧色。海上漱石生的『十二紅』。有指導本雜誌更加精進的意思。程瞻廬的『昆蟲山歌』妙在另有寄喻。卓呆的『紅頭阿三小

傳』和苦狂的『紅雜誌中十二紅』都很滑稽。其餘小品亦多可誦之作。女子作品有中華新報女記者談社英女士的『家庭一席話』，寫父母重男輕女是不應該的。篇中表揚女子的色采甚是濃烈。我倒很替男子們抱不平。但是男子中像志宏志傑的一流人物確很不少。吾也不敢說社英女士太偏袒女子了。

下一期小說有獨鶴的『千年紅』續稿，馬二先生的『片面的戀愛』，程瞻廬的『美心術』。秀鸞女士的『春秋』俱係傑作。秀鸞女士爲李涵秋先生之女公子。當涵秋先生在日，女士試作小說，清新俊逸，已有不櫛進士之目。本篇刻劃老學究投稿之心理，筆緻不弱，乃父足徵淵源家學。自是不同。小品文字仍有十餘篇之多。第三期並有涵秋先生遺著發表。讀者請拭目俟之。

接孫耀媛先生來函，謂『紀念祝詩』第一首末句石榴紅之石榴二字應改爲菱荷云云，合卽更正。又拙作『文壇趣話』中鈍根二字，本作李達。惟鈍根於今年商餘欄內亦曾闡過，口中淡出烏來之趣，事故卽借重鈍根作陪。讀者或不知此事，特再聲明。

紅兒！ 紅兒！

如今都已週歲了。

全仗着

你的保姆心血底培養，

長成得

肥胖^{上地}：

活潑^{上地}；

好個可愛的模樣。

我遠祝你

長命百歲！ 百歲綿長！

做一個世^上的驕兒！

長命百歲！ 百歲綿長！

紅雜誌週年紀念。 右泉重祝。十二，X，一〇。



家君曩在京時喜藏舊墨以墨為方于

曾程君房所製每得數九惜年久解解

碎裂惟舊碑一銓玉

今完好蒙人言之似

代物但無年代可考惟古紙古色非百年以內
不製則可也以其文云善年紅因指一紙為

經難忘祝 浩然譏

觀情大言



全書一厚冊定價六角實售七折

本書爲數十名家之大手筆。長篇短篇
• 艷情哀情。面面俱有。極盡嬉酣淋漓之致。足以醉心動魄。內分十卷。
計百餘篇。實爲言情之精華。消遣之奇書。

卷一 艷史
卷二 奇聞
卷三 綺緣
卷四 恨哀
卷五 駭談
卷六 佳記
卷七 异遇
卷八 異聞
卷九 駭談
卷十 野記

憐雪傑著三種

奇女兒 初集

朝野異軼聞

二册 價洋一元

雪窗祕史

一册 價洋五角

陶史軟聞則憐雪先生。小說界推爲言情老手。哀情則聲是淚。艷則語皆香。筆墨哀情則爲絕響。直駕漢魏之間。每篇一出。新俊逸。妙爲絕響。獨開生面。超脫絕倫。奇女兒則悽惋有情致。出外埠函購。概可作研究。不僅爲雪窗。清哀書。遺秘朝。

行發社育教新華中 上海愛慶近東路

經售處上海世局書界各局書界世局書界

金瓶梅

內容計刊短篇小說二十五篇約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同時出版用最上等瑞典紙精印潔白素雅因為
每篇有銅版攝述人的小影附刊不容你不加考究啊
諸位先生們諒來小說雜誌也看得不少了能做來做去總脫不了幾位鼎鼎大名的小說家著作但是常
常讀了幾位大師的小說家的作品欽仰之下有感於不知其生平小史和軼事為帳恨麼不妨不妨星光裏每常
篇小說之首均有撰述人小史並小影附刊的非但能夠明白名小說家的小史軼事還可以一睹手采哩
星光裏的小說都是主任范烟橋趙眠雲二先生的好友皆聲明是精心的作品勿比胡亂出錢買
得到的敷衍文字更是不可不看的閒話少說請看目錄

▲目錄如
下▼

◎ 上集

- 夢歎
一齣戲
愛情負擔
我胯下這虎
十七年後的離婚
路上巧
三課
苦了便宜坊的燒鴨
柴房慘劫
一個殺父的女兒
小說大家

范烟橋
程小青
何海鳴
袁伯崇
王西神
畢曉虹
徐姚
張天祿
俞天祿
民袁
呆傻虹
天祿
懷

◎ 下集

- 我懦人
鑽石是誰
蘇州
編輯記者
詩圓記
機工語
循環
星斗換文章
請假
三個世界
女兒貌

江周
紅蕉
亞芹
鵝黃
高麗
熟梅
道嚴
黃蘆
寄吟
佩晴
明指
逸雙
菊枕
少瘦
貢周
范徐
鄭吳
顧許
程蔣
胡蔣

發行者

總經售者

星社

本外埠各書局及各省世界書局均有分售

世界書局

每集實價大洋二角不折不扣函購郵花通用寄費加一

蘇州胥門
東市街

上海四馬路
中紅屋



□ 一只美人手拯救了數百
英雄義士的生命
□ 一只美人手成全了一對
癡男怨女的姻緣
便宜了：許多英雄義士
吃虧了：一個俠腸美人

手人美

本書敘一銀行的大竊案，被竊者乃係不值一文錢而有數百人生命關係的一只小鐵箱子，究竟內中藏着些什麼東西呢？我也無從說起。惟當時盜竊者却留下一只香噴噴的美人手，以致後來引起許多波瀾，發生許多奇事，害得一對美男嬌女，受盡冤抑，累盡相思，大好婚姻，成而復斷，斷而復成，不知變更了好幾次，卒賴這美人手之力，得成眷屬。內中有偵探，有俠士，有奇女子，有惡強盜，有癡男怨女，有奸黨凶徒，大佈迷魂陣，巧設美人局，情節熱鬧，變幻莫測，文筆離奇，活躍如龍，可驚可駭，堪笑堪憐，謂為偵探小說可，謂為俠義小說亦可，謂為哀情小說亦無不可也。內容目次，限于篇幅，不克備載。

點發行地

價目

全書六十餘回，共二十餘萬言，分裝三大厚冊，價洋一元二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上海四馬路
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分發所

(▲) 北京楊梅竹斜街世界書局 (▲) 奉天三道灣胡同世界書局 (▲) 漢口交通路世界書局 (▲) 長沙南陽街世界書局

(手……人……美)……	
券待優	
『注意』 ◆益利別特有當者券此得◆	
<p>(一) 將此券剪下購『美人手』者，得照定價六折出售。 實收七角二分，示優待無此券者，恕不通融。</p>	
<p>(二) 每券以一人為限，至多准購五部。五部以外酌量漲價以示限制，而維血本。</p>	
<p>(三) 此券只印三千張，專為優待老顧客而設，但以購『美人手』為限，他書不能援例。</p>	
<p>(四) 此券祇以上海總局及各處分局為限，他處無效，至本年舊曆十月底截止，過期作廢。</p>	
<p>(五) 請將台銜及永久通信處填入下表，將來得享受本局各種印刷贈物之利益。</p>	
處信通久	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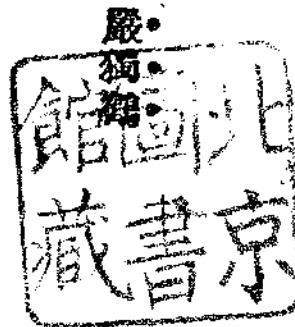


千 年 紅

歌聲！琴聲！拍掌聲！歡呼聲！聚着各種聲音。鬧成一片。這是春暉小學的十週紀念。春暉小學是最著名的一個小學校。裏面學生有一千餘人。校舍極其宏壯。規模也極其闊大。到了開紀念會這一天。來賓躋躋。真個是盛極一時。這學校是私立的。那位校主登臺演說。望去像是四十以外的人。鬚髮已略有些斑白。却是精神飽滿。對着衆人。滔滔不絕。演述那學校的經過。聽的人沒一個不極端的讚美。那校主也穿着校中的制服。制服的當胸鈕扣上面却掛着鮮紅的兩朵千年紅。（千日紅蘇浙間語音都呼爲千年紅）便是全校教職員學生以及滿場來賓也人人衣襟上掛着千年紅。校



千年紅（上）



南園

（清）沈祖堯著

千 年 紅

二

園裏面栽着許多千年紅。大禮堂上又擺設着許多千年紅。甚至那校旗的角上也繡着一枝千年紅。原來這春暉小學自然而然的和那許多千年紅有一種狠深的關係。因此處處地方都拿千年紅作爲特別的標幟。凡是知道春暉小學的歷史的見了這鮮豔奪目的千年紅人人佩帶着處處陳設着便不由的要歡喜贊歎。

徐雨亭

徐雨亭是一個浙江的富商。他所經營的商業狠多。在杭州和金衢嚴一帶都設着莊號。他自己也常在以上各處往來。盤查帳務。指揮一切。有一次正在六月中旬。他雇了一隻船。從衢州到杭州。一天晚上船

泊在一個鄉鎮上。船家都睡熟了。雨亭因為天氣很熱。翻來覆去祇睡不着。便拿着一把蒲扇。報着一雙鞋子。一個人獨自到船頭上來乘涼。那時節一輪皓月正懸出似的掛在當頭。仰望天空碧澄澄的一些兒雲翳。都沒有祇疏密相間的綴着些小星。水面上一陣陣的涼風。很緩和的吹過來。吹得人神清氣爽。雨亭正在玩賞夜景。忽然眼光一警。祇見上流頭飄下一件黑的東西來。衢嚴一帶都是灘河。水流得很。快。起初看着很遠。也辨不清是什麼東西。一會兒却已漸漸的將到面前。仔細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原來余來的並不是別種物件。竟是一個人。雨亭連忙狂喊起來。說快快救命。連喊了兩聲。將那些船家都驚

醒了一齊趕到船頭上來問是什麼事雨亭一面急跟着下水篙子竹竿一齊上幫着以前那個船伙七

急忙忙的告訴他們手八腳將那人拖到船頭上放平了雨亭趕忙

將他胸口一摸覺得還有些微溫知道是沒有死忙叫船家趕快施救說是救活了我重重有

賞那些船家都是一生一世在水路上過活的對於落水的急救法都很熟悉聽雨亭這樣說便忙忙的施救雨亭在旁邊幾步一挽篙將那人的身體搭住其餘幾個船伙也看着見那人是個少年男子面貌也很清秀却是身



一面。指。着。水。中。的。人。
那。時。這。個。人。已。順。着。
水。勢。向。下。汆。去。幸。虧。

內。中。有。一。個。船。伙。身。
手。十。分。矯。健。搶。着。一。
根。挽。篙。（篙。旁。有。鉤。

者。謂。之。挽。篙。）一。盞。
身。跳。下。水。去。喜。得。河。

中。水。淺。水。底。又。都。是。灘。石。他。跳。在。灘。石。上。面。又。趕。了。

幾。步。一。挽。篙。將。那。人。的。身。體。搭。住。其。餘。幾。個。船。伙。也。

千 年 紅

四

上的衣服十分襯襯。船伙纔將他短衫解開來，便在他胸前發見了一個小小的長布袋。這個布袋是生着一個繩套在項間懸下來的。那些船家順手一摸，覺得裏面硬邦邦的。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嫌他礙手，便除了下來遞給雨亭。那時月光已不如先前那般明亮。有一個船夥便拾着一盞紙燈籠來照着雨亭。在燈光之下，將那袋中藏着的物件拿出來一看。不覺十分驚異。原來是一件很精美的古玩。看那形狀確是一支千年紅，却都用玉質雕出來的。頭上兩朵花，是一種深紅帶紫色的寶石顏色，與真花一般無二。那幾瓣小葉子，是翡翠的一根細長的花莖，却像是瑪瑙的全體雕刻得玲瓏剔透。顏色也配得很是。

勻稱拿在手中，簡直是一朵像生花雨亭一面看着，一面想道：這件事好生奇怪。看這一枝玉雕的千年紅價錢一定不小。此人衣衫如此襯襯，何以身上竟有這樣珍寶？又何以藏着這樣珍寶？忽然落水，說是有人謀害，決不會放着值錢的寶物不取。說是自己投河，像這樣懷寶而死，也真有些令人莫解。他正投出神，呆想却聽得那些船伙都喊道：「好了！」有了命了。原來這人被他們揉擦了一會，吐出了許多清口水，已醒了過來，微微的發出些呻吟之聲。祇是神氣未復白着，一雙眼睛還不能講話。雨亭忙又吩咐衆船伙將他搭進船艙裏去，騰出一張空鋪來讓他躺下。又灌了些姜湯給他喝。隔了好一會，那人纔活動。

了。將眼睛向四面一看彷彿露着很詫異的樣子道。
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諸位又是些什麼人我爲何會
到此地雨亭等便將適纔河中施救的情形約略講
給他聽。他聽罷便長歎了一聲也不言語雨亭便又
問他爲何落水那人見問不覺雙淚直流便道蒙先
生搭救論理我自然應當感謝不過像我這種人自
知作弊已深覺得天地雖寬竟沒有我容身之所還
不如一死乾淨雨亭聽他這樣說知道他心下必有
難言之隱是不得已而自盡的忙道爲人在世那
一個不貪生惡死看你年紀很輕有什麼事不好設
法如何說出這種話來那人又歎道先生的話固然
不錯但我確是自己尋死的並且我的尋死也不自

今日我平時一舉一動差不多都是向死路上走。
所以到了如今也竟除死以外再無他法了我看先生
也是個忠厚長者既承相救我也無庸隱諱便把
我尋死的緣由講給先生聽料想先生聽了一定很
哀憐我的雨亭道你便不說我也急於要問你哩祇
是你纔醒過來多說話恐怕勞神不如暫歇一會再
講罷那人道不妨我這會兒覺得神志很清爽了說
幾句話不妨事雨亭便又就棹上倒了一碗茶遞給
他喝一面又吩咐那幾個船伙道你們也辛苦了且
去睡一歇等天亮再開船罷那些船伙巴不得一聲
各自在船板上橫七豎八躺下了頓時鼾聲四起那人
喝了茶又定了定神纔和雨亭說道我姓陳號質

山原籍是龍遊縣人。我父親號珊瑚。以商業起家。算得是本城一個富戶。大概運動產不動產。合計起來。是有三十餘萬家財。他生平祇有我一個兒子。不無過於溺愛。我幼年時節也會讀過書。論我讀書的資質。倒也頗是聰明。在學堂裏讀了幾年書。也很夠得上一個文理粗通。祇是我生成惰性。專好嬉遊。父母又不肯督責。便漸漸的習於流蕩。我母親死得很早。接着我十七歲上。父親也死了。這時候。親族中那些尊長。非但不來指導我。督率我。反而想法子來侵蝕我的財產。一個個都要來和我合做生意。其實我於世情是一概不懂的。任憑他們明吞暗盜。便耗損了。有十幾萬。我一發狠索性把生意不做。終日裏無。

事可爲便。結交了一班淫朋狎友。專一嫖賭吃喝。不上幾年。便把家產弄得精光。等到我窮了之後。那些親戚朋友。便反眼不相識了。從前天天聚在一處談天說地。十分親密。并且很受過我好處的人。到了目前。却都遠而避之。更不必說是求他們賙濟了。因此我子然一身。幾乎流爲乞丐。昨天却是我父親的忌辰。我自己連飯都沒有吃了。那裏再去找什麼東西來祭祀我的父母。不覺越想越愧。越想越恨。我也不恨旁人。祇恨着自己太不成個人了。父親留了下偌大家產給我。我怎麼數年之間。就弄得一掃而光。今日之下。竟累他成了若敖之鬼。連一點點血食都受享不着了。像我這種人。真是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一

時氣上心來。又仔細一想。覺得前途也再無希望。當下便起了一個決心。趁着夜間無人的時候。趕到我父母親墳前去哭了一場。哭完便跳入河中。抵禦就死。免得再在人間丟臉。但是照我這個樣子。便是死了。也有何面目去見先人於地下呢。說完便又哭了。雨亭聽了他的話。也覺得十分悽婉。正要說幾句話來慰藉他。那陳寶山忽地像觸起了什麼心事似的。用手將胸前一摸。便嚷道。啊呀。我這裏掛的袋那裏去了。想必是落在河中。那便更增加了我的罪孽了。說着又嗟歎不已。雨亭忙將那布袋遞給他看。道。你尋的是不是這支寶石千年紅寶山道是的。便接過去。又從袋內將那支千年紅拿出來。仔細看了。

一會道。幸喜此物却還無恙。雨亭便道。你對於這支千年紅似這樣生死不離。大約其中總另有個緣故。不單單是愛惜寶物哩。寶山點頭道。講到這支千年紅。我便更加慚愧了。我父親在日。酷好古玩。平時搜羅得着實不少。他於這許多古玩中最心愛的就是這枝千年紅。供在案頭。早晚沒事。便時常把玩着。據說這件東西。確是希世之寶。因為除了玉質溫潤。彫工精細以外。還有兩種特色。一種是上面的寶石花。配上翡翠葉。瑪瑙莖。雖然是三種玉質合起來的。但那綴合的地方。却絲毫尋不出一些痕迹。竟像一整塊玉雕出來的一般。一種是這枝花。雖係玉質。却非常堅固。任你拋擲捶擊。都不會破損。

大家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來。後來又有人猜測說這花是寶石雕的或者質地特別堅硬。至於那葉子和花莖看似翡翠瑪瑙也許並非翡翠瑪瑙却是另外一種人家不知道的寶玉不然翡翠瑪瑙那有這般堅固的性質呢。經人這樣一說越發將這支千年紅說得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珍物了。我父親一生指使說偷着了就重重的賞他當時問官祇怕一追既把這支千年紅視同至寶所以臨死的時節囑咐了我許多話之後還將這千年紅交手遞給我說這是我最心愛的東西你以後見了此物便如見了我一般須好生愛護着萬萬不可拋棄將來便算得是我家的傳家之寶了。我當時哭着將這支千年紅恭恭敬敬的接了過來我父親便一瞑不視了我領受。

着父親的遺命所以將這支千年紅常供在客廳裏面後來有一次家中忽然來了一回賊幸虧察覺得早將賊拿住了送到當官那賊的供詞狠是奇特說他到我家裏來並不想偷旁的物件祇想偷這支玉雕的千年紅并且也不是他自己想偷實在是有人指使說偷着了就重重的賞他當時問官祇怕一追訊主使的人不免要引起別種支節便含含糊糊的將那竊賊吆喝一頓從寬斥釋了事但是我從此以後知道人家要算計我這千年紅深防有了疏忽被人偷去便辜負了我父親臨死時諄諄囑咐的那番苦心左思右想沒有法子便索性做了一個布袋將千年紅藏了起来掛在身上我也明知這種辦法狠

有些。默。氣。但。我。父。親。原。說。見。了。此。物。便。如。見。了。他。自。已。一。般。那。麼。我。把。來。掛。在。胸。間。也。就。不。會。將。死。去。的。父。親。時。時。刻。刻。放。在。心。頭。作。個。紀。念。一。般。却。也。狠。好。祇。可。惜。我。聽。父。親。的。話。祇。聽。了。這。一。句。其。餘。全。不。遵。他的。教。訓。父。死。以。後。弄。得。一。敗。塗。地。一。切。田。地。房。產。都。被。我。賣。完。了。目。前。已。經。到。了。無。可。容。身。的。地。步。却。祇。有。這。支。千。年。紅。無。論。如。何。總。不。肯。賣。近。年。來。人。家。目。我。窮。了。也。曾。有。許。多。人。肯。出。重。價。來。引。我。賣。我。一。概。回。絕。說。我。自。問。早。是。個。對。不。住。父。母。的。罪。人。了。若。把。父。親。臨。死。時。親。手。付。託。我。作。爲。永。久。紀。念。的。物。件。也。拿。來。賣。却。那。真。是。毫。無。天。良。了。况。且。照。我。這。樣。浪。用。無。度。數。十。萬。家。財。都。被。我。狠。快。的。敗。光。了。又。何。况。

這。枝。千。年。紅。便。是。變。了。錢。拿。來。坐。吃。山。空。依。舊。敷。衍。不。到。幾。時。不。如。拚。着。這。條。性。命。和。他。同。歸。於。盡。倘。然。靈。魂。之。說。果。然。是。有。的。那。麼。我。死。後。有。知。還。可。以。將。這。枝。千。年。紅。去。交。還。我。父。親。或。者。好。減。輕。我。一。分。不。孝。之。罪。質。山。說。到。這。裏。忍。不。住。竟。放。聲。大。哭。起。來。了。雨。亭。忙。勸。住。他。道。你。也。不。必。過。於。傷。心。了。我看。你。這。人。雖。然。算。得。是。個。傾。家。蕩。產。的。敗。子。但。你。能。遵。守。着。你。父。親。的。遺。言。情。願。無。路。可。走。終。於。一。死。不。肯。變。賣。這。支。千。年。紅。就。此。一。端。而。論。足。見。你。狠。有。志。氣。有。孝。心。未。嘗。不。可。爲。善。你。夜。深。投。水。恰。巧。被。我。救。起。也。是。你的。命。運。不。該。就。此。斷。絕。你。如。今。尚。在。青。年。祇。學。痛。改。前。非。前。途。遠。大。豈。無。挽。回。之。地。質。山。又。歎。道。老。先。

生的話。自是不錯。但我現在已弄得山窮水盡。便算痛自懺悔力圖挽回。又教我從那裏去找這條挽回之路呢。雨亭聽說。略略沉吟了一下子。便慨然說道。

罷。罷。常言道。救人救澈。我既救活了你的命。總得和

你想個法子。索性救你到底。你目前既然無家可歸。不如就跟隨了我罷。祇要你真有悔過之心。憑着我的力量扶助你起來。總還可以使你安身立命。不知你意下如何。質山聽得此話。便又垂下淚來。道蒙先生這樣相待。真是恩同再造了。說着便沒命的從舖上掙扎起來。跪在雨亭面前。雨亭急忙將他攙起來。依舊扶著他。躺在舖上。說道。你纔吃了這場虧苦。何必又要勞動。談了半天話。已經天亮了。還是靜養一

會兒再說罷。我也狠有些倦意了。質山這時果然覺得委頓非常。支撑不住。便也不再答話。祇點了點頭。便將兩眼閉上。雨亭也自就寢。剛剛睡下。那些船伙又都起來。忙着開船了。

時光迅速。一眨眼已是五六年了。陳質山在徐雨亭手下。已成了一個狠重要。狠親信的人物。原來質山的資質。原是狠聰明的心地。也是狠忠實的。以前祇爲年輕不解事。處着不良的環境。受了狎友的誘騙。以致一敗不可收拾。後來患難餘生。得了雨亭的救援。便真個力盡前愆。一心向上。雨亭見了。自是歡喜。便竭力的教導他。提拔他。不上幾年。質山於商業上的情形。已是十分熟悉。雨亭便派了他一個各埠查

帳的職務。上文說過雨亭在各處所設的行號。本來不少自己年紀漸漸大了。懶得走動。便命質山去做個代表。這個職司原是很重要的。質山既受了雨亭的委任。每年倒有大半年在外邊周歷各地。有時回來。便住在雨亭家中。他對雨亭固然是赤胆忠心。雨亭待他却也如家人父子一般。十分親密。雨亭的妻子早已死了。膝前沒有兒子。祇生了一個女兒。喚作儀瑛。在女學校裏面讀書。相貌十分美麗。學業上的成績也十分優美。他比質山小了有好幾歲。平時和質山兄妹相稱。是日常見面的。有一年正在學校暑假的時候。儀瑛忽然對質山說道。我想和質哥商量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無論你答應不答應。都得爲我。

千 年 紅

一 二

千年紅質山方始恍然大悟。却又問道：妹妹要借祇管借去。但不知要這東西何用。儀瑛道：我老實告訴你罷。目前我有許多同學姊妹，偶然高興說因爲今年浙江水災狠是利害。大家想利用暑假的機會，在本校裏面開一個賽珍會。入會觀覽的須買門券。收來的券資悉數助振。至於陳列出來的珍寶，也有賣品，也有非賣品。那是隨各人自己可以預先標明。並不勉強的。如今那些同學已搜羅了好些古玩寶物了。祇我一個人却始終拿不出一件值錢的東西。來前天偶然和父親說了一句，倒被他老人家着實教訓了一頓。說有心要振濟災民，爽爽快快拿出些錢去助振，就是了。何必爭奇鬥富，開什麼賽珍會。

你是個商人之女，原該處處以樸素爲主，不能和他們那些貴族千金去比並。便拿不出珍寶來與賽，又有甚麼要緊？何必因此煩心？我想我父親的話固然說得不錯，但我也有我的意思。我倘然眼看着別人忙忙碌碌搬這樣拿那樣，自己却一件東西沒有，不但失了面子，還免不了要給人批評。說我不熱心。賣品也有非賣品，那是隨各人自己可以預先標明。因此我便瞞着父親，想和你借那支千年紅。一用橫豎拿去擺幾天，便送回來。絲毫沒有困難。這真是何樂不爲呢！質山道：這件事自然可以商量。祇是妹妹借便借去，尊大人面前却還是說明的好。不然你們這個會原是公開的，倘使他老人家高興也去逛逛，在會場上看見了，豈非依舊是一個瞞不過？儀瑛道：

這個。你倒不須過慮。我父親生性不喜熱鬧。這賽珍會。又是他所反對的。決不會去橫豎三天會期一過。我便送來。還你。決不會發生別的問題的。質山聽他這樣說。便從箱子裏面將那支千年紅取出來遞給儀瑛。儀瑛喜孜孜的去了。過了三天。笑逐顏開的將這支千年紅拿來。還了質山。並對他說道。這回真全虧了你。給我擰了一個狠大的面子。在這三天會期以內。那些來賓。沒一個不贊嘖歎美。說全會場中祇有這支千年紅。算得是第一件寶物咧。

又隔了幾天。雨亭在家無事。忽然有個生客來訪他。却是洪將軍部下的副官。雨亭心中頗有些奇怪。暗想我和這位洪將軍真是水米無交。何以今天忽然

派副官前來。不知有什麼事。當下便忙忙的出去會客。談了約有半點鐘光景。那客人纔去了。雨亭送了客之後。回到書室中。便令僕人將儀瑛和質山兩人。都喚了來。雨亭先怒容滿面的望着儀瑛。道你那天對質山說道。你也依舊是少不更事。怎麼就悄悄地將你那支千年紅借給你妹妹。也不告訴我一聲。可知誇富炫奇。終非好事。如今到底生出別的枝節來了。兩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儀瑛不敢開口。還是質山問道。會期已過。原物收回。又有什麼枝節呢。雨亭道。你們還睡在鼓裏哩。那裏知道已經有人看上你們。

這件東西竟要來指名索取了我看你從前出生入死都不肯放鬆這支千年紅如今可肯輕易送人麼質山驚道到底是什麼人要這件東西雨亭大聲道什麼人便是那洪將軍他那副官魏海人今天忽然跑來我正猜不着他是爲了何事誰知一見了面他竟老實不客氣劈口就說洪將軍要請求我一樁事情務望答應我忙問是什麼事請說明了如能爲力總當設法那魏海人便笑道說起來却也是一件小事便是你老先生有件寶貝是什麼寶石雕的千年紅將軍在萃秀女學校的賽珍會上看見了覺得十分愛慕所以特地教我來和先生商量可否相讓他情願以重價相酬我聽了他的話不覺駭然想了一

想纔悟到是你這支千年紅一定被儀瑛瞞了我向你借去陳列在會場上所以惹了他們的眼當下忙老老實實地回答他道這支千年紅並非我家之物却是一個朋友的傳家之寶祇怕難以遵命我說了這一句魏海人竟不肯相信說這件寶物將軍一見就問過會場中的執事人明明說是令媛送去陳列的怎說是友人之物便是友人之物也得煩老先生展轉商量橫豎將軍知道感謝就是了我又和他再三申辨說這支千年紅實在萬不能奉讓說了半天魏海人有些發躁了竟變了臉色對我說道將軍在地方上狠有些功績老先生是當地鉅商時時刻刻都在他保護之下也應略知感激怎麼連這些須小

事都不肯通融。我聽他這種說話竟有強迫之意也。遏不住心頭火起。而且那洪將軍平時縱兵虐民。無所不爲。我們商界中人原沒一個不恨他。祇畏懼着他的勢力。敢怒而不敢言。罷了如今他反說保護商民。要人感激。真教人又好氣。又好笑。我便不免含譏。帶諷索性將他說了幾句。他倒也無可奈何。祇好走了。但是累我平白地鬧了這番口舌。豈非是你二人之過。總之謾藏誨盜古人的話是不錯的。處着目前這種亂世。格外要謹慎。纔好要知道現今世界什麼教做將軍。說穿了都是些不操矛弧的大盜咧。

這時候各處都鬧着捉亂黨。一天晚上。雨亭從外面來。對質山說道。聽說軍署裏面又破獲了一處黨人。機關要宣布戒嚴了。其實隔三天五天。一戒嚴又有什麼道理。無非是商民受累罷了。說着便狠有許多感慨。一會兒僕人擺上晚膳來。大家正要吃飯。忽然外面人語喧譁。又夾着一種皮鞋聲。便沖進了十幾個穿制服的兵士來。前面一個隊長領着頭。大聲問道。誰是徐雨亭。那時家中許多人見了這般情形都嚇慌了。還是雨亭胆子大些。便應聲道。我便是徐雨亭。你們到此何事。這句話纔出口。那隊長就對着這些兵士用手一揚。說道。就帶他去罷。兵士聽說便不由分說。一擡而上。將雨亭上了鎖銬。雨亭大呼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受這樣凌虐。那

千 年 紅

一六

山。此。時。奮。不。顧。身。想。趕。上。去。救。護。被。那。隊。長。一。腳。踢。下。眼。睜。睜。地。看。着。他。們。將。雨。亭。簇。擁。着。去。了。
倒。在。地。儀。漢。祇。嚇。得。索。索。的。抖。連。哭。都。哭。不。出。來。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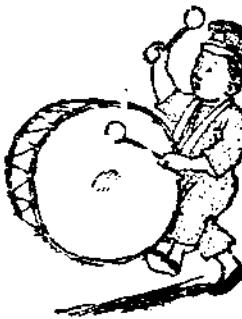
(下期續完)

紅詞

四首(嵌世界書局紅雜誌七字)

潘无朕

十丈鶯巖踏軟紅入門下馬氣如虹
書城坐擁牙籤富世繁華一覽中
瑤琴倚曲奏薰風又見榴花照眼紅
消夏閒敲棋一局尙餘書味在胸中
銅琶鐵板大江東殘月曉風楊柳岸
新詞還譜滿江紅旗亭競把紅牙按
漫誇詩句碧紗籠故紙鑽研笑蠹蟲
跳出一編新雜誌拈來綵筆慣題紅



十二紅

海上漱石生

十二紅是一齣京戲名，却也是薔薇花中月月紅的別名。因爲這一種薔薇花每逢一個月一開，紅噴噴，香馥馥的，最是可愛。開了十二個月，簡直紅了十二個月，到得明年後年，祇要栽培得法，一年一年的開，將下去，便一年一年的紅將下去。所以這十二紅三個字的美名，真是千百年顛撲不破的。世界書局的紅雜誌，從去年出版到今，剛巧十二個月了，出了十二個月的版，銷場一月好似一月的的確，算得是十二紅。所以我在紀念號上就把這十二紅三個字做一篇紀念小說，祝頌祝頌這紅雜誌。說出他十二個紅的理由，請愛看紅雜誌的大家看看。

紅雜誌產生的地點是紅光滿室的。紅光滿室這一句話，出在舊小說上，遇到有非常的人誕生，每每用此四字預表這一個人將來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作爲，故而有此祥瑞。但這紅光不過是一現罷。

十二 紅

二

了。怎及得產生紅雜誌的世界書局門面上髹漆一切都是紅的所以終年紅光滿室這祥瑞比一霎時的更是不同無怪產出這個驚天動地的紅孩兒來。

紅雜誌的編輯主任是兩個紅人兒

從前官僚中有紅人兒近來各界中俱有紅人兒筆墨界

自然也是一樣紅雜誌的編輯一個是嚴獨鶴他本來是新聞報快活林的主任今又兼着紅雜誌與新出債探世界的編輯主任忙到個不得開交也紅到個不得開交還有一個是施濟羣非但是紅雜誌的編輯主任債探世界也有他主任的并且快活林點將小說有人不時點中着他不也是個很紅的紅人兒麼紅雜誌的撰述員是一班紅角兒 戲班有紅角兒纔能唱得好戲叫得來座雜誌髣髴是一臺戲必得有幾個大名鼎鼎的著作家纔能編得出一部好雜誌來所以我佩服趙茗君會把各種雜誌比着各種好戲記得紅雜誌比的是三本鐵公鷄這戲角色很多而且武功非常吃重若沒有許多紅角兒怎能唱得好他故此我說紅雜誌中的撰述員真個是一班紅角兒

紅雜誌的封面是紅光滿面的

紅光滿面乃鴻運當頭之兆故此相家遇到了面有紅光的人必定要恭維幾句說他某月某月間財運亨通紅雜誌出了十二個月書面上的那個紅字無一次不是紅的

真應了紅光滿面的這句話兒應該每個月俱財運亨通銷場暢旺紅到個雜誌中沒有蓋招

紅雜誌的內容一塊塊俱是紅寶石 寶石有紅黃藍白青五種紅的最是值價戒指上鑲玫瑰紅稀小稀小的一粒祇要紅得透澈也要值多兒錢就是稍次的玫瑰紫人家也很喜歡紅雜誌內容豐富選格從嚴好比開了一爿寶石店不紅的一概剔出不用並且像前清官僚做頂子的紅寶石因爲他紅得不能夠透明何況已不及時了也在犯剔的裏頭呢

紅雜誌的插畫多紅伶與名妓影片 紅伶善於演戲人人愛看名妓花容月貌態度娉婷也是人人喜歡看的紅雜誌中把他們的小影一張一張用照相銅板印在插畫裏頭面目逼真神情活現那自然人人要看人人要買了

紅雜誌的紙張可以比萬年紅 紙張中有一種萬年紅萬年不退色的紅雜誌印刷的紙張雖然上好的潔白報紙但一冊一冊的出了足足年名氣鬧得挺紅從來沒退過色由此一年一年的紅將下去不成了個萬年紅麼

紅雜誌的魔力如紅豆 紅豆一名相思子唐人詩所謂此物最相思者是紅雜誌有吸引閱者的

魔。力。不。看。則。已。一。看。後。必。時。時。刻。刻。想。念。着。他。所。以。看。了。以。前。幾。冊。沒。有。人。不。想。再。看。下。去。的。并。且。巴。巴。的。望。着。他。趕。緊。出。版。宛。如。紅。豆。有。相。思。魔。力。真。是。奇。極。

紅雜誌的色香味如紅玫瑰酒 酒中備色香味三美的要算是紅玫瑰雜誌中備色香味三美的要算是紅雜誌名作如林目迷五色是紅雜誌的色言情小說及詩詞等無詩不豔有句皆香是紅雜誌的香沈浸縹郁含英咀華是紅雜誌的味紅雜誌具了這色香味三美莫怪看的人如飲酒一般一個個要醉心呢，

紅雜誌的價值如紅蓮稻 紅蓮稻是食米中的六月白最時新的紅雜誌去年誕生的時候恰巧在六月間與紅蓮稻正是一樣及時而且每一冊中必有幾篇有典有則的文字使楞腹家看了不會饋貧糧一般故此我說他的價值如紅蓮稻大約是不錯的。

紅雜誌的名譽如初升紅日 太陽一出就紅紅雜誌也一出版就紅太陽出得高了依舊很紅紅雜誌出了一年也依舊很紅我拿紅雜誌比做紅日加上初升兩字因為今年纔祇一年正如紅日乍升方興未艾將來有得紅下去咧。

紅雜誌的銷路如天曉紅霞。天曉時的朝霞最紅，漫天的沒有一處映不到。他紅雜誌纔出了一年銷路漸推漸廣，已沒有一處銷不到了。正如天曉朝霞一樣，平旦時的一股瑞氣，真個是雲蒸霞蔚哩！我這一篇小說脫稿，正要寄到紅雜誌編輯部去。有個朋友見了，來難我道：「不對，不對！你這一篇小說標題是十二紅，所以分着十二小段，各段裏還他一個紅字的下落，但開手何以先把月月紅做引子？」不是多出一個紅來了麼？我說：「是的，是的。」你可曾見過古人詠月月紅的詩叫做閏年紅？到十三回自然應當用十三個紅字。何況今年紅雜誌週歲紀念，雖然沒有閏月，將來二週三週十週二十週紀念，閏月正是多着。我要祝紅雜誌萬歲，如何沒有閏年在裏頭呢？難者大笑而去。

■ 獨鶴濟羣兩兄爲紅雜誌週年紀念徵文率賦四詩以贈限用紅字韻（孫耀煥）

一編欣賞萬家同，爾許琳琅卷帙中。
恍憶去年今日事，攤書閒對石榴紅。
幾篇兒女幾英雄，說鬼搜神技亦工。
多少才人心血聚，筆花輝映一燈紅。
五光十色畫圖中，風景流連興不窮。
更喜驚鴻留片影，靚妝都作可憐紅。（卷中插圖頗佳）

虞初著述此流風，文獻蒐羅第一功。
讀罷罷偶爲浮大白，醉顏聊借幾分紅。



紅雜誌中之 十二紅

若·狂

襲之耳。

十二爲地支之數。僅以天干。則生生不已。將歷億萬年而無窮矣。今值紅雜誌周年之期。特以十二紅之說進。亦欲其歷億萬年而無窮。蓋善頌善禱之意爾。

紅主任 嚴獨鶴

快活林內紅雜誌。是文壇之領袖。有大王之雄風。（獨鶴主快活林紅雜誌

紅老板 施濟羣

老板老板。紅哉紅哉。羣瞻馬首的是奇才。（濟羣早有老板之稱。今編紅雜誌。是紅老板矣。）（濟羣曰。鄙人旣弗開店。又弗演戲。何來老板之稱。以後如再有以此相呼者。定以『小開』奉答。諸君如甘受此雅謹。不妨多喚幾聲老板也。）

紅娘 程瞻廬

兩處筆政。實爲今日文壇上最紅之一人。故稱之曰紅主任。且此三字非出杜撰。徐君卓呆早已先我而言。我不過剽

行文詼詭滑稽之王。非傳詩遞簡之小婢。乃吟跕

(跕字別解)撲斷之老娘。(瞻廬在小說界中。資格頗老。故稱之曰娘。本誌第一期。嘗著女詩人之馬桶一篇。頗傳誦人口。贊中因此戲之。)

紅孩兒 何海鳴

火焰山顯奇技。當者盡拔驟。彼乃目之爲兒戲。(

海鳴長於軍事。小說特其緒餘。然文壇一上。當者盡驟。是火焰山上之紅孩兒也。吾輩其不爲唐僧之肉者幾希。)

紅客串 馬二先生

目光如電。意氣如虹。登場客串。震聾發聾。(馬二邇來頗自矜秘。不多見其小說。故以客串擬之。)

紅雜誌中之十二紅

紅牡丹 陸澹盦

紅如芍藥。豔比美蕖。以紅儕緣。誰曰不宣。(澹盦文字。饒有富麗之氣。故擬之爲紅牡丹。且顧名思義。讀者當別有會心。澹盦亦必顧余而笑。謂孺子可教耳。)

紅鬍子 不肖生

大刀闊斧。善狀英雄。是關外之大漢。維鬍子其紅紅。(不肖生草江湖奇俠傳。殊有大刀闊斧之致。今擬之如紅鬍子。讀者必曰允哉。允哉。)

紅小姐 海上說夢人

寫生妙手。小說名家。錫以佳號。海上之花。(前小說點將錄中。曾擬之爲一丈青。母乃唐突西子。今

紅雜誌中之十二紅

八

稱之爲小姐必色然而喜。引余爲知己矣。

紅毛鬼子 徐卓呆

洋裝煥赫。筆陣堂皇。稱以鬼子。非抑實揚。(卓呆喜洋裝。又曾於本誌草洋裝的抄襲家一篇。故錫

以佳號曰紅毛鬼子。且其作品。運思入妙。不落凡庸。大有紅毛鬼子之風耳。)

紅蜻蜓 胡寄塵

沈郎腰瘦。弱不禁風。詩在聖人之上。文亦一時稱雄。(寄塵文如其人。以短峭見勝。曾改胡適之之詩贊中。故云。)

紅先生 姚民哀

上海灘上有紅先生。多才多藝。善用奇兵。(民哀

爲說書先生而紅。爲編輯先生而亦紅。爲秘書先生而更紅。爲投稿先生。大紅而特紅。是誠爲獨一無二之紅先生也。其餘一般紅先生。均瞠乎其後矣。)

紅頭蒼蠅 就是我

終日嗡嗡。紅其頭耳。剖而視之。一包臭水。(十二紅中。當以此爲最尤。當讀者亦必拍手稱善。曰妙哉。妙哉。若狂確是一個紅頭蒼蠅。)

近日天氣炎熱。紅蒼蠅嗡嗡。甚是可厭。本老板特從外洋運到紅蒼蠅。拍數萬枚。廉價發賣。想紅蒼蠅必聞而喪胆也。 紅老板戲注

孝子金婚記

何海鳴



下面所述的一段故事。是一個南洋羣島的朋友打從爪哇回來告訴與著者的。

話說爪哇巴城地方。有許多華僑在那裏經營商業。內中有一家華商國貨公司乃當地僑商集股所辦。屋用的一個會計員姓曾名志堅。他父親也是一個老華僑。志堅生長南島。自幼在就地中華僑學校卒了美後。即奉了父親之命負笈回國。就學於國立商科專門學校四年畢業。回到南洋不幸父親已經去世。還貽留下許多債務。眼見他是家業衰落了。他仗着自己本事尋求職業創立生活。便投到華商國貨公司來當一員會計。衆股東見他品學俱優。正在青年有為時。大家都很信任他。有成千成萬的錢由他手底保管。着。

孝子金婚記

二

但他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亡父貽留的那些債務都是向土生荷蘭人所借。因爲他亡父很顧面子。當商業虧損不可支持的時候還是假裝鎮靜不向僑界諸人提起以免本國的朋友們知道他商業衰落。暗暗取笑於他。但是金錢這項東西缺少起來總得設法添補。借貸才是不然就得宣告破產大大的不雅觀。沒奈何就去拜求在爪哇產生的士生荷蘭人借些金錢并要求他們不可張揚這項荷蘭人向來盤剥取利和猶太人一樣。那錢并不是容易借得的。可憐他父親就爲了這筆祕密債務活活急死。臨終之時留下一封遺囑給志堅希望他將來努力向上替父親還清這筆祕密債務並須終始守着秘密保全他父親一生的體面志堅回爪哇後一見此信就連忙跑去土生荷蘭人那裏滿口承認到期必還但仍請他不要告訴別人後來志堅就了國貨公司的職業無論怎樣省儉也積不出這筆大款來看看債將到期非常焦急。末了心中一橫自己對自己說道亡父的名譽總是要保全的。這裏有的現成銀子何不挪用一筆先替亡父了清這債好在三四千塊錢的事爲數不多或者年底下分些花紅再湊上平日一些儲蓄能彌補過去也未可知萬一彌補不上被人查出人家也無非疑我不好用虧空了公款罪由我一人去擔。她不至十分傷害到亡父的名譽可憐他爲了這點孝心便情願犧牲一己冒着險就虧空上四千元公款。

他父親的債算是清了他自己的債却一天一天的逼緊來。況且還背着竊盜罪名咧。偏偏不幸得很。這年公司中不甚得利。年底下靠不住。有若干花紅。這虧空眼看着是彌補不上了。可憐的志堅。此時好像是待罪之囚。祇索準備。

股東來查賬的時

候拍胸承認下來

說是自己偷動做

了一筆投機買賣

全部失利任憑衆

股東將他送官懲

治。就是這或者還

些小家產膝下無兒。單生下一個女孩子。如今一病身故。弱息無人保護。便寫下這封遺書。

遺書給他托他照管。并隨即命這女郎親到巴城華僑女學肄業。好與他常常接近以免飄零異國舉目無親。這女郎是誰哩就



色。不失其爲男兒的本
巧極了……他在那
事情尙未露十分
恐懼的時候忽然接
着一封很奇怪的信

是他一房疏遠的表
親寫的。那表親稍有
是

孝子金婚記

四

是他的表妹魏淑英。

過幾日那魏淑英便自尋來志堅覺得義不容辭就替淑英先行覓好一所住處隨後再去插班就學那知他二人見面一談竟非常投契在淑英那一方面因為自己是個孤女如今祇有這麼一門可靠的親戚況且志堅又少年老成足以使人敬愛不覺就發生上很摯的感情在志堅的一方面呢却也未嘗娶親如今得了一位溫婉可親的女友論理是應該非常欣幸況且自己也曾到了必須成家立室的時期了若是向淑英訂立婚約成就了如花美眷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不過自己眼前有椿極大的困難無法自拔焦急得不得不那裏還有閒心去講愛情說親事咧

但是志堅始終未曾放棄他做保護人的責任常常去與淑英敘談相處既久也很傾倒淑英的清才玉貌祇是一想起自己大難當前就不免心驚胆碎然而又不敢明說出來還得強爲歡笑但是淑英的心性何等玲瓏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起初以爲志堅對他有些厭倦後來仔細推敲又覺得志堅待他實在摯摯這其中必另有旁的緣故他被愛情驅遣着便顧不得什麼叫冒昧向志堅盤問幾次說是相君之面必有一件憂煩難決的事情彼此既屬至親又爲好友何妨說將出來看我可否代你稍盡棉力驅除困難你若

老不肯說就未免太見外了。志堅見他用意真切一時隱瞞不住便一一說過詳細說完嗚咽着道不瞞表妹說你表兄不久便要做一個萬人不齒的罪人了你是一個高尚清潔的人有了這樣表兄做朋友不怕辱沒了你麼

淑英聽明感嘆一陣愈覺得志堅孝心可敬盜非其罪便毫不假思索的對志堅道你這樣苦心孤詣我愛敬你還來不及那裏會輕看你是個罪人如今我有一句不知輕重的話想給你說你那四千塊錢的父債可否由我替你暫時墊出志堅搖搖頭道不可不可承你亡父盛意叫我做你的保護人如今用你的錢旁人不知道的還許說有心欺騙你況且我又是堂堂男子問心也不好意思向女朋友面前討幫助淑英道你太迂執了我幫助你彼此都依然守着秘密旁人是不會知道的至於說到什麼欺騙的話尤其可笑我本來誠心誠意很喜歡能藉此機會在你面前盡些心力以答你做我最忠誠的保護人之厚意怎麼會說是你欺騙我咧你如不肯依我的勸到那時自去受罪雖說是可以勉強保守着亡父借債一段秘密然而你虧空公款監守自盜更是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旁人說起來總得說某人家的子孫怎麼這樣下流或許他亡父造了什麼孽罷那麼你死去的父親依然受人唾罵你又孝在那裏好在那裏豈不是越弄越

孝子金婚記

六

糟嗎。又其次。你既說要很守信義的保護着我。我就應該留着自己寶貴的名譽和自由。好常常來照應我。不然你一旦下獄去了。把我冷清清的撇在一邊。你便不能再保護我。再照應我了。你的信義。又在那裏咧。志堅兄……你若還肯認我是你的至親好友。便應知道親友當有彼此互助的必要。我幫助你保全你的名譽和自由。爲的是好。教你常常保護着我。就好比自助一樣。你若拒絕我的幫助。除了自己糟蹋自己。不算還顯然好像是拒絕我做你的朋友去了。我不肯保護我。不解得很難道。你就真有這個意思嗎。

志堅聽了淑英這一席委婉柔和的話。再也不忍心拒絕他。只好很慚愧的應允下來。但是心中感激淑英到了極處。一時愛情衝動。不自覺的涕泗交流。緊握着淑英的手。道承你這樣啓導。我幫助我解除我的困難。保全我的家聲。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說法。才足以答謝你的恩惠。我更不知道我往後要怎樣的報答。才足以不辜負你的盛情……淑英妹……你真是我的幸福之神。救命之主。我一生不能忘記。你也不能離開你如今我斗胆說着話。我實是敬你愛你。雖說事實上祇求得你一次的幫助。那靈魂上却生生世世時時刻刻想永遠得着你的安慰……淑英妹……你往後能永遠不捨棄我不離開我。并永遠幫助我安慰我嗎。你能不能拒絕我這無厭的要求嗎。

淑英道我們做女子的既然敬愛上一個男子肯去幫助他一次便打從這以心相許一念之下永遠要敬愛他幫助他以期從一而終……志堅兄……我既然敬愛你是個孝子我就能信任你將來必是一個良夫你剛才說希望得我永遠的安慰我回答你的話沒有別的就是希望得你永遠的保護你不要過於誇獎我這點小小的幫助是我們做女子的對於情人應有之責任我很希望我勉勵我能永遠在精神方面常常幫助你安慰你博你的愛憐并同你享平等的幸運而且你我本是一體你的靈魂便是我的靈魂你所希望的也是我所希望你既一一答應了我又那能不一一答應你呢

他二人情話纏綿時機已熟便很鄭重的訂了婚約隨即談起那筆虧空來淑英道此事總以早些了却爲是我的財產全在井里汶地方眼前也有清理的必要我看請你向公司告幾天假陪我到井里汶走一遭把我的財產清理並一同變出現錢搬到巴城來除了填還那筆虧空外我們結婚以後還可以做點別的事撐起我們兩家的家聲志堅無奈又應允了但是背地想起來男子爲什麼要用女子的錢總覺慚愧得很

閱者諸君！這段故事不會就是這樣平淡下去的……他二人好事多磨在那旅行途中偏偏火車失事。

上行車與下行車撞個正着。這本是南洋羣島鐵道上常常碰見的事。不幸他二人就遭逢這個巨劫。那火車相撞的所在，是一處礦山附近。鱸魚式的列車兩行。

一處礦山附近。

鱸魚式的列車兩行。

撞得絲毫沒有秩序。火車頭彼此親

個熱吻。相持不下。

高翹着要。想。白日。

飛。昇。天。沒。上。得。去。

便。摟。抱。起。來。成。了。

齣。悲。慘。之。劇。可。憐。吓。鐵。和。木。頭。撞。撞。雖。不。怕。疼。凡。人。血。肉。之。軀。却。經。不。起。這。場。壓。迫。死。的。死。傷。的。傷。叫。喊。的。

叫。喊。悲。哀。的。悲。哀。世。界。末。日。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這。兩。位。未。婚。夫。婦。剛。在。那。軟。語。談。心。忽。然。一。下。震。動。猶



一個人字形好像是兩個角力的武夫。中部幾輪坐車東倒西歪僵臥在鐵軌以外。

還有許多鐵片子。木板子。玻璃屑子。破碎凌亂堆滿了徧地。黑的煤烟紅的人血也

雜湊在中間。煊染這。

如天崩地裂一般。不知怎樣一剎那間，曾志堅會破壁飛去。莫明其妙的暈倒在許多死尸之下。魏淑英幸而跌在車下，沒曾受傷。祇腦筋受了大大的震動，沒一會蘇醒過來。祇見他身旁睡着一個少年，一只腿受了重傷。在那裏有氣無力，一聲一聲的呼痛。却也是一個中國人。淑英以為是他丈夫扒過去看，却又不是。的回頭到處找找，也沒有他丈夫的蹤影。心中一急，便又暈倒在那少年身畔。

稍停，救護的人都來了。先從車箱內撥動，指出好些人來。活的死的傷的全有。及至尋到那少年旁邊，有兩個鄰近礦山的工人，認得那少年是他們的場主。又見淑英也倒在那裏，以為他們是一起的，便一同用布床抬到那少年的礦場木屋之中。登時有礦場醫生替少年把腿傷綑紮好，并救醒了淑英。淑英醒後，依然不見志堅。自己却到了這個不知誰何的地方來。想起志堅生死存亡，無有消息，大概是凶多吉少，不禁放聲痛哭。醫生勸慰他道：請小姐現時靜養身體，要緊不可。想別的事，便給他些安眠藥吃，將他騙入睡眠。他也只好聽人調動，和那少年在一間屋子裏養傷。

第二天，那少年和淑英都一齊蘇醒。彼此不免問問訊，才知道這少年姓黃，名策。在這裏領着一班華工採礦。雖說是萍水初逢，却也還溫文有禮。淑英把自己的經歷告訴給他聽，并拜托他訪尋志堅的下落。黃策

滿口承認。招呼幾個工人進來。把志堅的姓名年貌全告訴給他們。請他們往車站訪查。但沒有說明志堅和淑英的關係。那知這些人一連查了幾天。直到鐵路局把善後事宜辦理完竣。搭客中死的傷的和生存的都調查出真名姓來。單祇有曾志堅和一個火車頭駛機工人宣告失蹤。那工人呢。大概是跌在火爐內燒成灰渣了。志堅也照樣不見。頗猜不透是什麼原故。有人說也許是夜半在死人堆裏被野獸啣了去。以至尸骨無存罷。

大家理想上既有了這樣的重大的發明。便都斷定志堅是死去無疑的了。這話一傳到淑英耳裏。也哭得死去活來。恨不得那夭拉住志堅的臂兒同他一路去死。此外還有一難問題。淑英此時又回復他未與志堅訂婚。以前孤苦零丁的原狀了。子然一身。還得自尋安居之所。便向黃策告辭。要一個人轉回井里汶老家去。那黃策偏偏也年少多情。便又婉留他道。你一個弱女子。迭遭變故。既遇了火車相撞。重大的驚恐。又得了未婚夫失蹤的噩耗。頓教創痛悲傷。人世間不幸的事全壓在你一人身上。你精神界一定紛亂衰弱得很不好好靜養幾天。又去一個人孤身行路。也未免太不自珍了。我們雖說相識的日子不多。然而同遇患難。又俱是中國人。彼此都得關顧些。我何忍一旦拋開你不留你多住幾天。竟聽你帶着重病又去僕僕道。

途。咧。況且我。也。病。得。很。重。那。隻。傷。足。大。概。不。能。仍。歸。我。有。快。要。逼。我。做。一。個。殘。疾。人。了。可。憐。我。病。裏。呻。吟。行。動。自。由。不。得。有。你。這。個。女。友。在。旁。邊。還。可。以。陪。伴。我。的。寂。寥。慰。問。我。的。傷。痛。你。念。在。人。類。互。助。的。分。上。也。未。必。就。忍。心。撇。開。我。罷。此。外。就。是。你。的。那。未。婚。夫。我。看。他。是。決。沒。曾。死。死。人。總。有。尸。骨。可。證。何。至。連。血。肉。都。沒。半。塊。你。耐。煩。候。幾。天。等。我。病。愈。後。再。細。心。來。替。你。查。查。或。者。能。尋。出。他。來。也。未。可。知。咧。至。於。你。暫。時。住。在。我。這。裏。除。招。待。怕。有。些。不。周。到。外。我。一。個。殘。疾。的。人。決。不。會。對。你。發。生。何。種。不。妥。適。的。意。念。和。要。求。更。不。敢。施。什。麼。無。禮。這。層。你。也。儘。可。大。放。其。心。罷。

淑英見黃策如此體貼，他又兼之還作萬一之想，希望志堅復活，便也不忍離開此地，從此便節哀抱病，細心看護起黃策來。兩個人平白地也成爲密友，但彼此心中都很清潔。淑英尤其是無一日不痛念志堅，祇有外面那些工人不知此中曲折，以爲青年男女住在一起，這魏淑英一定是黃策的未婚妻，竟閑然訛傳起來，就是有人肯來分辯，那回答的人道：他們二人終必有這一天的，這不是明明擺着的事嗎？

如今著者要交代那失蹤的曾志堅了……他暈倒在死人堆裏，在失事的時候，人人都當他是死人，祇因那天變起忽卒，來不及收尸，讓那些死尸露宿一晚，及至深更半夜，志堅忽然蘇醒過來，然而腦筋受的震

動太劇烈了一時失却記憶力。想不起自己是怎麼一回事。慢慢由死尸堆裏扒出。匍匐前行。扒到一處溪水旁邊吃了幾口清水。略為清醒些。再扒到一所礦工木屋之側。一時四肢無力。眼睛發黑。又暈倒了。驚動裏面一個華工跑了出來。將他扶進。給他按摩一會。又醒轉過來。問他姓什麼。他一時祇想起他的名字。便隨口答出志堅二字。那工人聽訛了。以爲他姓齊。名專不幸。他又大病了五日。病得人事不知。所以無論黃策怎樣派人查祇知道有一個姓齊的在這裏落難。并查不出姓曾的來。

五日後志堅被醫士施救轉來。并未曾死。記憶力也漸漸恢復了些。想起他在火車上正與淑英對坐着閒談。他的座位是靠在車牕那邊。一聲響亂連人帶車板拋了出來。直到如今纔醒。淑英他又到那裏去了呢。想到這裏。暗暗灼急。恨不得立刻出去訪問。淑英生死的下落。忽然聽見旁邊兩個工人。此時正在那裏閒談。一個說道。我們礦主黃先生此次雖跌斷了一隻腿。然而四五天工夫內却又得了一位未婚妻。那一個道。敢莫就是那遭難女子魏淑英嗎。

志堅聽見淑英二字。心中一喜。喜的是他依然無恙。但是玉人雖在。却又改歸給黃礦主作未婚妻了。他一時腦筋昏亂。無暇思索。錯聽了這個浮言。以爲淑英真個捨棄了他。并不想淑英待他是甚等樣。真切何至。

於三天兩天工夫便捨舊從新做起他人的未婚妻來不過志堅此時正在病後腦力薄弱也難怪他如此見疑可憐他一時判斷不明又是一陣難受差不多又要暈去旁邊那工人以爲他病症又發趕快扶住他道齊先生……你又怎麼樣了志堅聽他們叫他做齊先生心中又不免一陣駭異寧靜了一會想了想大概是他們聽錯了如今既然淑英另與那黃礦主訂婚我也無庸再出面了本來我與淑英訂婚要受伊金錢幫助常常認爲男子們狠羞恥的事如今再出面去攬亂淑英和礦主的婚姻不顯然是捨不得那筆金錢嗎況且這場意外的變故拆散我和淑英的良緣好像是天意所定非人力所可挽回淑英本來待我甚好的此次改嫁他人也無非誤會自己已死了的緣故不能怪淑英無情祇是公司裏那筆虧空如今是無可救藥了他們既錯認我姓齊我何不將錯就錯就以姓齊的自居將來公司發現了這場祕密四處一打聽曾志堅已死於非命想也不至於再去追求我從此更名換姓重新做人倒也是件很有趣的事祇是志堅也始終忘不了淑英以爲淑英嫁我不嫁另一問題我感恩知已終不可輕忘了淑英從前那番情義況且自己眼前飄流到此別無生活可求巴城公司裏又回去不如就在這裏辛辛苦苦當下一名礦工實行勞動者自食其力的主義或者趁此機會還可時時與淑英接近以便在暗地裏仍然永遠保

孝子金婚記

一四

護着他。但是自己的面目却不可教淑英認出來。反而害他驚駭。往後不好做人……主意打定。五心反覺泰然。便與旁邊工人說道：我很感謝你們救了我的性命。如今我窮無所歸。願等病體痊愈之後就跟着你們在一塊兒做工。還得請你們照應些個。那些工人聽了。念在同是中國人。分上。個個都贊成這個新來的伴侶。於是一星期後。曾志堅也做了礦工了。

那變名姓齊的礦工。自從着手勞動後。對待同事非常懇摯。常常苦口勸同事們尊重自己的勞工神聖。改變種種不良的習氣。養成高尚獨立的人格。對於自己應盡之勞動義務。尤其不可怠慢。同事們見他說得有理。人人都信他的話。他又以身作則。遇事必自己奮勇當先。遂越發博得同事工人們的信仰。但是他有一種缺點。不愛修飾。不尚清潔。頭髮與鬚蓄得長長的。面孔上。還時時塗些泥。不肯洗淨在他的意思是恐怕露出真面目來被淑英撞見。所以才甘心蒙這不潔。

爪哇島開礦的法則。是由華僑向荷蘭政府領一塊荒山去開採。前三月是試辦時期。須由場主自己墊些小資本。如若找出礦苗來。報告荷蘭政府所辦的礦務局。就可以得一筆巨大的津貼與利權。作為官商合辦。如若三個月尋不出礦苗。便算那場主白花了一筆冤錢。絲毫沒有好處。並且被礦務局取消開採之許

可。權。那場主黃策起先領下這塊山。原想自己監督着許多工人。用心去採。斷沒有不成功的。不幸遇險折足。行動不得。將事完全拜托幾個工人。便老尋不出礦苗來。眼看三月期限快滿了。許多工人。拏着試辦期內。很微薄的工資去賣。這無希望的力漸漸發生怨望。說黃策不該鎮天躲在屋子裏裝病。儘陪未婚妻玩。要如今害得大家一同跟他吃苦。不討好。

志堅聽了這些怨語。暗暗也代黃策憂心。又念那黃策便是淑英將來的夫婿。幫黃策的忙。就如同幫淑英的忙。就慷慨仗義。定要設法替黃策解除這個困難。一面勸慰衆工人。照舊採掘。一面由他仔細向各處挖尋。希望偶然碰着。總算他愛護淑英的心。是非常誠懇。

好了……志堅竟真遇着幸福之神了。不知怎樣在一處山澗旁邊。三掘兩掘。竟從鋤頭上鑿出好些金屑來。哈哈……這明明是一處金礦。而且是他一個人發見的。他狂喜之下。急忙告訴衆人。他們也甚是歡喜。狂喊一陣。說齊大爺是他們的福星。便簇擁着向黃策家來報信。

黃策此時正坐在那裏。發愁腿也斷了。事業也失敗了。本錢也虛擲了。人心也渙散了。沒精打采。真是可憐。得很淑英。看在眼裏。也一陣難過。暗想自己運氣怎麼這樣壞。凡是與我做朋友的。都非常倒霉。忽然外面

一片喧囂。衆工人把志堅攏了進來說這位齊大哥尋着金山了隨即擎出金砂來給黃策看黃策一見是真也叫齊大哥站攏來與他大握手說這是你一人所賜這利權我們二人平半分罷大家鼓掌贊成以爲再公道不過了。

志堅說道承礦主分我一半利益我見作四股分派你我二人各得一股餘二股分給這二十多位同事罷這



喜後來又注意看看這位慨當以慷衆人稱贊的齊大哥不覺有些驚訝這不很像志堅嗎他爲什麼鬚髮這樣長他爲什麼又做起工人來他爲什麼竟改姓齊他感情衝動時額上兩根青筋是很特別很容易認

原是大家共同的幸福我二人不能獨享的黃策道好好就是這樣辦衆人聽了又大聲喝采同讚美齊大哥的仁義那魏淑英此時在旁邊看着也替黃策歎

的。又他的目光也逃不過我的眼底。他怎麼不說出真姓名來和我見面天吓……他是的確不能死不會死的。待我來冒叫他一聲看他怎樣就出其不意的大聲道志堅……志堅。

志堅在高興的時候忘其所以忽然聽着這聽熟了的嬌脆呼聲不覺回頭一看那回首的神情越發教淑英認定他就是志堅一時狂喜顧不得什麼就撞上前來拉住志堅的手志堅一驚也就無力分辯祇得鞠一個躬很鎮靜的說道淑英表妹……我很慶幸我今天在這探着金鑽的時候重逢着你如今我是自己能夠以自力解免我的困難了但是表妹從前對我的一番好心我畢生都忘不了如今我又很慶幸我能。在這時候替黃先生盡了些心力算是間接的答報你萬分之一的舊恩往後願你與黃先生永遠過着安榮的日子不要疑心說怎樣對不起我九死餘生此心已如古井萬萬不會再有什麼婚姻之想而且我還是始終敬愛你決不說我們沒做夫妻便如何怨望……淑英聽見了這一套古怪離奇的話真不知從何而起祇瞪着一雙慧眼急得說不出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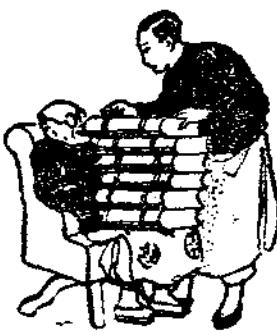
黃策旁觀者清知道志堅誤會了並且很歡喜替他出力的齊大哥就是女友淑英找尋不着的未婚夫便趕忙呼道曾先生……你聽錯了話了我與魏小姐那裏有什麼婚約來不過留他在這裏住幾天慢慢訪

尋。你。那。知。你。誤。聽。人。言。竟。自。改。名。換。姓。深。隱。起。來。如。今。偏。偏。有。這。上。天。所。賜。的。金。鑛。來。給。我。們。作。介。紹。并。使。你。破。鏡。重。圓。夫。妻。再。聚。我。們。當。一。律。感。謝。天。心。萬。不。可。再。教。你。未。婚。妻。多。添。憂。傷。了。他。爲。你。生。死。不。明。無。一。天。不。哭。成。淚。人。兒。一。樣。我。們。大。家。都。可。以。證。明。的。今。日。且。來。歡。祝。你。們。的。重。圓。罷。

一場雲霧從此撥開。大家都看著甘來之慨。志堅向淑英請罪。說自己太鹵莽了。淑英歡喜還來不及。也就輕輕恕了他。隨即又向黃策道謝。謝他收留淑英在這裏。不愧是個義士。不幾天。志堅陪淑英走回井里。汶又由井里汶走回巴城。向國貨公司說明原委。拿出一筆錢來填還虧空。但這錢是志堅採鑛得來的。他始終未受淑英的金錢幫助。也就把自己困難解除。公司中人從前聽說志堅已死。後來又發現了他的虧空。都甚是不解。以爲他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土生荷蘭人以爲此時勿須再守秘密。便漏洩出那消息。來於是人人都知志堅是個孝子。并不去背地責備他。如今志堅復活出來。與淑英結了婚。拿淑英的財產投入國貨公司股份中。衆股東仍然請他做會計。隨後并擢到經理之職。那金鑛呢。仍由黃策經營着。一天。非常得利。志堅每年分了不少的紅。於是他夫妻二人各有各的財產了。不過志堅雖沒曾受淑英金錢的帮助。然而精神上的帮助。終領受了一生一世。這是不肯拒絕而且很希望的。而且他爲表揚夫人。

起見還從名義上承認自己是金婚。

求幸福齋主人道。自從西洋愛情小說販賣到中土來。中國青年都很崇拜金婚主義。想用老婆的錢。未免太依賴女人了。我做這篇小說沒有使這孝子受老婆金錢的幫助。而且用自己氣力勞動着掘出錢來。或者可以說一句腐敗的話。能使貪夫廉懦夫立罷。



文壇趣話

施濟羣

鄙人性喜談諺。暇輒與同儕戲。謔浪笑傲。聲達百步外。否則悒悒無生人趣。比年以編輯雜誌故。時得與文壇諸子握手言歡。而談諺笑樂之性。初未稍改。積久趣事彌夥。因摭記憶所及。錄刊紅雜誌。名曰『文壇趣話』。蓋皆記實也。間有已爲友人在他處發表。而鄙人未及知者。偶或屬人。要非有意剽襲。尙祈不我瑕疵焉。

(一) 獨鶴澹盦之雅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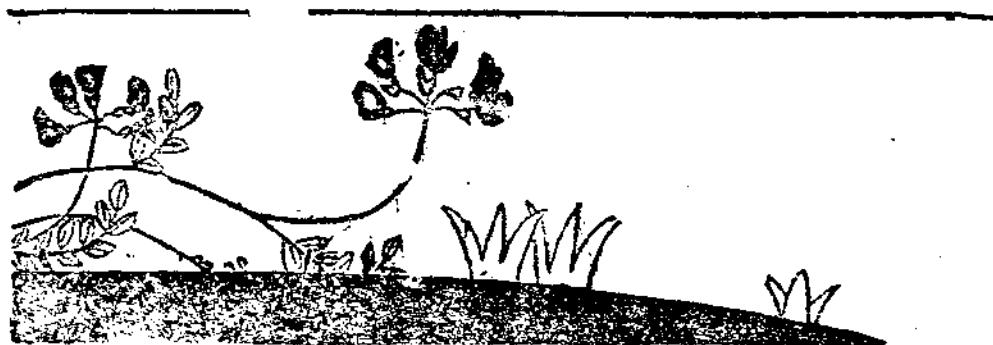
△此鳥彼亦鳥

△二鳥者天下之大鳥也

有一天澹盦請我同獨鶴到春華舞台去看綠牡丹的太子害太子，及至戲館散了。我們都覺有些腹餒。但這時候吃局店多已打烊。只好到小館子裏去吃點心。豈知這爿小館子的東西實在不興。並且很淡。我說這樣吃下去。我們也要像鈍根說的口中淡出鳥來了。獨鶴笑道：今天因為是澹盦作東。所以連吃的點心也這樣淡。以後我們何不把澹盦叫做澹鳥呢？我聽了一

哧的一笑。把吃的東西多噴了出來。澹盦雖也跟着笑。但似乎在那裏思索。一會兒纔道：獨鶴的鶴字。人家往往祇寫左面。其實不對。應該祇寫右面。以後我們就叫他做獨鳥罷。獨鶴嘆道：不通不通。澹鳥二字是從鈍根口中淡出來的。有經有典。獨鳥二字是杜撰的。怎樣可以呢？於是二人斤斤辨論不止。累我在旁笑得肚皮都痛了。便套着孟子上的論調道：此鳥也。彼亦鳥也。二鳥者。天下之大鳥也。以後我叫你們二人。一個澹鳥。一個獨鳥就是了。你們也少說些鳥話罷。

昆蟲山歌



昆蟲山歌

程瞻廬

△(一) 油火蟲

油火蟲。油火蟲。飛到西。飛到東。屁股後面挂燈籠。宛比時。筆關郎。中轎兒。抬到西轎兒。抬到東轎兒。後面挂了兩盞大燈籠。

△(二) 蒼蠅

蒼蠅。蒼蠅。嗡。嗡。飛到西來。飛到東。坑缸上面亂哄哄。宛比議員先生。選總統。鬧得名聲臭。哄黃金顏色。米田共。大家抱住不放鬆。

△(三) 蜘蛛



昆蟲山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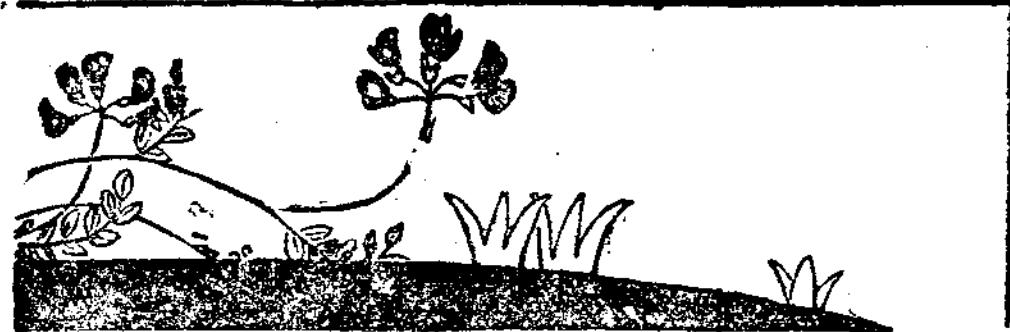
蜘蛛蜘蛛心機巧。小小羅網張得高。蝴蝶蜻蜓真苦惱。飛入網裏不得逃。宛比當家強盜去綁票。一張蝴蝶票贖款須要三萬鈔。一張蜻蜓票贖款須要十萬鈔。要是沒錢來贖票。嗤的一聲扯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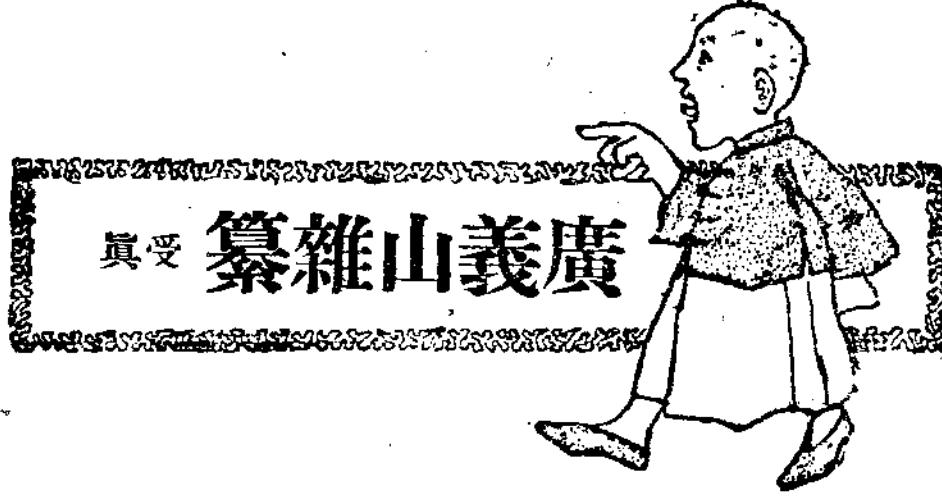
△(四)蚊子

蚊蟲蚊蟲唧唧叫。抑揚頓挫真入調。儉把血液吃一飽。吃得肚皮活像一粒紅櫻桃。他是鈔襲專家大文豪。把人心血當資料。還要嘴裏唧唧叫。假裝斯文真可笑。

△(五)蟬

揹包蟬。揹包蟬。外面一層硬殼裏面沒有骨頭。出身本在階沿橫頭一心爬上高高牆頭。忽然一個斛斗却從牆頭跌落階頭。最高地位莫強求。你若不信看。蝎牛跌碎硬殼沒有救。嗚呼哀哉性命休。





廣義山雜纂

真受

唐李商隱有義山雜纂一卷。雖所言皆社會瑣屑。要亦參透人情之作。余於暇時偶有所得。近亦百數十則矣。錄寄紅雜誌。藉充篇幅。惟名之曰廣義山雜纂。未免有狗尾續貂之謂耳。

醫者之忠。
瞽者之靜。
病者之逸。
醉者之直。
奕者之敬。

△可師▽

田夫牧豎之樸。

△敗興▽

游山遇雨。

中秋夕月被雲遮。

生子妻故。

講演被人叱逐。

廣義山雜纂

二

娶得石女。

老年喪子。

△怕人知▽

客廝打狗罵雞。失主人體。

租汽車兜風傷人。

酒醉狂歌。失作客體。

機密事被報紙揭穿。

嗜烟好酒。不問田事。失農人體。

雅會忽來俗客。

伸手要錢。低頭做事。失官長體。

△不可過▽

薄寡倚門立。失大家閨閣體。

隔宿無量。

△不忍看▽

欠債逢年節。

殘丐。

晨起不漱口。

宰牛。

新寡。

水火災。

訴訟失敗。

路屍。

夏日不得浴。

花落一溪。

旅行遇久雨。

荒墳白骨。

以罷課要挾種種失學生體。

濫支薪水怕上課失教員體。

縱容子女晝夜賭博失家長體。

△不忍聞▽

嫠婦哭墓。

杜鵑啼。

病人呻吟。

屠戶磨刀聲。

火警報鑼聲。

鎗炮聲。

孤雁哀鳴。

狗哭。

春夜風雨聲。

△不相稱▽

少女燒香。

風雅士不解音律，
放風箏線斷。

市僧談文。

老翁續弦。

着西裝作揖。

家貧衣華服。

醜婦滿頭珠翠。

△惱人▽

久病。

蟲蝕古畫。

新書鼠齧。

美妾染瘡疥。

圍棋連北。

一夜風雨。好花落盡。
雞聲驚破好夢。

遠道探友不值。
遺失單據。

蚊蠅揮去還來。

客失約。

△不通▽

女子無才便是德。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富貴在天。死生有命。

好女不看燈。好男不遊春。

△不足惜▽

有好書不解讀。

在跛子前學作跛狀。

國賊被刺。

惜錢不使子弟讀書。

赴弔狂談劇笑。

販土破獲。

好風景不知玩賞。

借人新製衣帽。

貪官遇盜。

少年時不力學。

與人愛妾低聲談話。

守財虜遭回祿。

△不達時宜▽

強借書畫。

惡棍絕嗣。

與邪人言正直。

折人家好花。

好色者患梅毒死。

與貪人言清廉。

隨地睡溺。

劇盜槍斃。

與刻薄人言忠厚。

擾人清睡。

△枉屈▽

與無恥者言愛國。

△虛度▽

有錢慳不使用。

與羽士談佛經。

病中春去。

有酒不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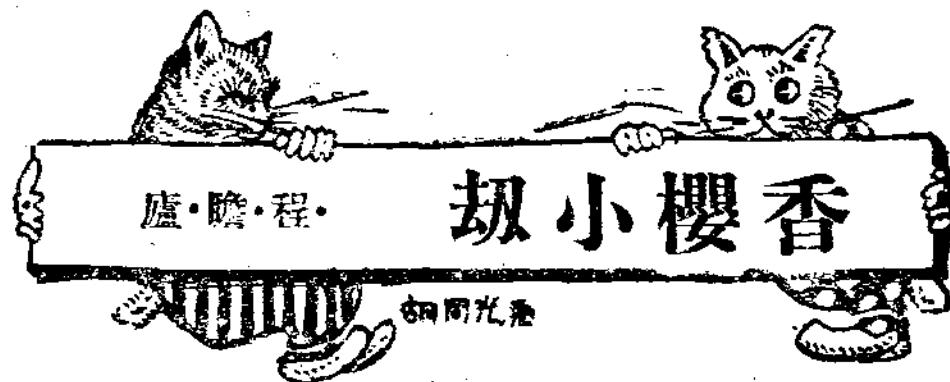
與奸商談良心。

月夜早眠。

有好字畫不懸掛。

△不知趣▽

少寡。



香櫻小刦

形容美人的香口。只有西廂記上的曲文。道得最佳。叫做『櫻桃紅破玉梗白露半晌恰方言似嚦嚦鶯聲花外囀』前兩句是未開口以前的神氣。後一句是已開口以後的聲調。中間妙在『半晌恰方言』五個字。把美人又嬌羞又矜貴的模樣一一描寫出來。美人香口乍開。須有這許多姿態。才見得美人的吐屬畢竟比衆不同。要是輕唇薄嘴巧言如簧。那麼便失了美人香口的真價值了。本篇道的一個女郎。模樣兒很不弱。甚麼春山眉黛。秋水眼波。臉若蒸霞。腰如束素。美人譜上應有的好名詞。一樁樁都不缺。却可惜這一顆櫻桃屢屢紅破。算得說長道短的機關。兩行玉梗。時時白露。不愧搬是弄非的利器。休說經了半晌恰方言。簡直沒有片時停過嘴。爲這緣故。直把伊的一個嫂子磨得要死。

俗語道得好。『搖籃裏的小姑大過嫂。』做人家媳婦的。不難侍奉公婆。却難



形容美人的香口。只有西廂記上的曲文。道得最佳。叫做『櫻桃紅破玉梗白露半晌恰方言似嚦嚦鶯聲花外囀』前兩句是未開口以前的神氣。後一句是已開口以後的聲調。中間妙在『半晌恰方言』五個字。把美人又嬌羞又矜貴的模樣一一描寫出來。美人香口乍開。須有這許多姿態。才見得美人的吐屬畢竟比衆不同。要是輕唇薄嘴巧言如簧。那麼便失了美人香口的真價值了。本篇道的一個女郎。模樣兒很不弱。甚麼春山眉黛。秋水眼波。臉若蒸霞。腰如束素。美人譜上應有的好名詞。一樁樁都不缺。却可惜這一顆櫻桃屢屢紅破。算得說長道短的機關。兩行玉梗。時時白露。不愧搬是弄非的利器。休說經了半晌恰方言。簡直沒有片時停過嘴。爲這緣故。直把伊的一個嫂子磨得要死。

香櫻小刲

二

取悅小姑從來。小姑是公婆的靈魂和小姑結下了仇隙再休。想得着公公婆婆的憐愛。王家的媳婦是一個笨嘴鈍舌的人物。面貌兒雖不惡。但性子却很忠厚。受了人家的奚落。只會背地裏哭泣。再也想不出甚麼對付的說話。明明理直反而似情虛。一般要是遇有知心貼意的公婆。當然可以諒解一二。叵耐命運不好。遇着多疑的公婆。還加着一個伶牙俐齒的小姑。王菊芬那便要了伊的命了。在下寫到這裏。却要說句閒話。我想那些銅牌燦爛的大律師保障人權。向來只在官廳一方面替當事人出庭辯護。其實。不妨推廣營業。遇着家庭口角時。大律師也能替當事人出庭辯護。不過這個庭字是家庭之庭。不是法庭之庭。家庭的訴訟總比着法庭的訴訟範圍益發

廣闊。那麼大律師的營業也益發忙了。人家逢着嫁女的當兒。便替女兒延聘着一位常年的法律顧問。縱使女兒短於口才。但受了大律師的保障。當然不會吃那小姑的虧。要是小姑從中播弄是非。大律師便檢出幾千幾百條的法律原文。在當事人的公婆面前剖訴理由。那麼小姑一定敗訴做公婆的也不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閒話剪斷。且說正傳。王菊芬聽得伊哥哥要娶嫂子。倒累伊心頭一百個不快活。哥哥的吉期越近。伊的心頭越覺得疼痛。伊想這姚窮鬼的女兒婉珍有多麼大的福分。却佔着我家一間寬綽的房。臥着我家一張紅木欄杆的床。

還有很貴重的金珠首飾很華美的四季衣服別說伊從來沒有穿戴披着在身。敢怕出了娘胎連瞧都沒有瞧過一次。現在一樁樁一般般都供給伊享用。伊有這麼大的福份。麼婉貞婉貞待你進門時我要澈底澈骨的把你相這一相。看你畢竟生成怎麼樣的一副好福相……待到王柳村娶娘子時紅氍毹上和婉珍交拜成禮。菊芬在旁鑽頭覓縫的去瞧那將起來暗暗道一聲呸我道是甚麼好福相原來這麼一尊的人物頭髮生得太重了。『苦人頭上堆重髮』沒怪伊生長在窮人家裏兩條眉毛生得太緊。湊了眉心不寬夫星一定不透下頰怎麼這般的尖。

說得好是個瓜子臉。說得不好簡直在娘家沒有吃饱。因此瘦得和尖嘴黃狼一般。（何不云瘦得和尖嘴姑娘一般呵呵。）渾身雖穿着錦繡衣服依舊遮不了伊的窮形極相要算。是我哥哥晦氣娶這窮女郎進門倒盡了姓王的八百年胃口……過了三朝伊在老子娘前獻計道。爹爹媽媽娶了媳婦進門須得給伊一個下馬威。從來說三朝媳婦月內孩兒是慣不得的。你們若把伊待得太好了伊便不知天有多麼高地有多麼厚膽子。一天一天的弄大了還有公婆在眼裏麼。但看對門曹老太太娶了媳婦進門。把媳婦當做菩薩般供養飯來開口衣來伸手熱氣都不敢呵伊一口繡花針都不敢教伊拈這一拈不敢

上三個月伊家媳婦竟封着女王了。動不動便拍着桌子罵起婆婆來了。又看隔壁張姓娶了媳婦進門。家裏的事務。不管粗的細的輕的重的一古腦兒都交給伊媳婦掌管。張老頭兒成日價只在茶坊裏坐。張老婆子空閒得甚麼似的。天天到鄰居家裏去打牌。旁晚總到書場裏去聽彈唱。真是好大的福分。爹爹媽媽須得早早打定着主意教訓兒女。在嬰孩教訓媳婦。在初來古人的說話端的千真萬確。一字不移。老子娘聽了伊的話。不住的顛頭讚歎。說瞧不出這十八歲的女郎世故人情看得這般的熟。

自從婉珍做了王姓的媳婦。真個在那尖刀山上度日子。伊和柳村在房裏講的話。菊芬總在板壁後面竊聽。聽得一言半語便裝頭裝尾到老子娘前去報。告。王老夫婦有了先入之言。便把媳婦當做眼中釘。看待。菊芬又賣弄伊的面貌美麗。衣服時髦。每天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在嫂子房裏穿出穿進。常常批評嫂子的裝飾不考究。婉珍素性儉樸。不喜在裝飾上用功夫。由着小姑娘批評。不來理會。偏柳村也在旁攏掇道。你是個新娘子。總該有些新氣象。打扮得太老實了。豈不惹人家笑話。婉珍聽了便告個奮勇。清早起身用着細工夫。挽一個時式髮髻。面上敷着雪。花粉身上換幾件稱體的時式衣裙。娘娘婷婷到公婆面前去請安。誰料打扮的當兒。菊芬瞧在眼裏。便到老子娘前去通報道。新嫂子打扮得妖精也似的。

要在公婆面前出風頭。若不訓責伊幾句。那麼天天的調粉弄脂。豈不拋荒了家務。王老夫婦聽了。很是詫異。隔了一會子。香風陣陣裏面。那豔粧的婉珍。早到堂前來問安。王老頭兒歎了一口氣。王老子便發話道。我們是勤儉人家。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你穿了這套衣服。怎到得灶前廚後。你不是來做媳婦。簡直是來做客人了。婉珍受了一頓排檣。吞聲忍氣。怎敢說甚麼。過了一天。便淡淡的穿幾件布衣服。脂粉不施。釵環不戴。以爲可以不受責備了。誰料菊芬又到伊媽媽前去刁唆道。你昨天數說了嫂子一番。伊把你恨得毒了。今天故意穿幾件淡淡的布衣。宛比戴着重孝似的。伊不是咒公婆。定是咒丈夫。伊

的一顆心。真比着蛇蝎還毒。在這刁唆的當兒。恰恰婉珍來見婆婆。王老婆子瞧了媳婦一眼。沒好氣的說道。好好你便得好性子。我教訓你幾句。你便存着蛇蝎般的心。穿了這套衣服。你要咒死我麼。婉珍又碰了一個釘子。回到自己房裏。眼淚汪汪的告訴柳村道。我做了你家媳婦。左右總是擔着差。穿得華麗。也不好。穿得素淨。也不好。畢竟怎麼樣才好。柳村輕輕的說道。你只揀幾件家常衣服。不華不樸的穿了。他們便不會說甚麼。你只耐着性子捱過一年。那搬芬。又到伊媽媽前去刁唆道。你昨天數說了嫂子一唇弄舌的。便要出嫁了。這便是你出頭的日子。這幾句話。不打緊。又被壁角姑娘聽了去。飛也似的去告發。王老婆子便把婉珍喚到面前。沒頭沒臉的一頓

香櫻小劫

六

亂罵說媳婦不賢。憎厭着伊的女兒。『嫁去。姑娘。嫂子心寬拔去蘿蔔地皮寬』媳婦進門不到三個月便把小姑娘當做眼中釘。看待這般的不賢婦人天下罕有。婉珍氣得發抖。更不敢剖辯半句。

柳村是出外經商的人。結婚三個月便離家遠去。婉珍在家益發苦不勝言。沒奈何躲向娘家。暫避口舌。可是去不三天。王老婆子又聽信了女兒的話。說哥哥出門在外。嫂子常回娘家。難保不存着野心。鬧出甚麼醜事。可不是要王老婆子便強把媳婦接取回來。說兒子沒回來時。媳婦不准到娘家去走動。有時婉珍的老子前來探望女兒。又累着菊芬忙個不了。說姚窮鬼前來走動。敢怕不懷着好意。甚麼銀錢首。

飾騙到了他的手裏。怕不又是王姓的晦氣。因此父女倆講話的當兒。菊芬總在旁邊監視。比及姚老頭兒去了。菊芬還要檢視嫂子的首飾匣。說可短少了。什麼東西沒有。婉珍受了這激刺。後來見了老子。哭告道。爹爹以後不須來看女兒。只算女兒死了罷。姚老頭兒聽了很詫異。免不得動問情由。婉珍便把小姑娘欺負的話。依實稟告。氣得姚老頭兒的鬍鬚亂噴。連喚豈有此理。從此不輕易到女兒那邊來走動。時光迅速。柳村離着家。忽忽八九個月。婉珍的魔難。可受得夠了。伊見着小姑娘的櫻唇鼓動。便知道又有甚麼風浪來了。就不禁慄慄畏懼起來。彷彿天下最毒的東西沒有。毒似小姑娘的兩片櫻唇。因此伊見

了小姑。不敢輕易講話。免得小姑聽了。又去裝點虛詞。做那進讒的資料。可是菊芬依舊鼓動着櫻唇說。嫂子不是割舌的牛。怎麼見了人。只是啞口無言。取怕瞧不起我們。所以不和我們搭話。婉珍沒奈何。只得和顏悅色。強作談笑。免得小姑再去進讒。可是菊芬依舊鼓動着櫻唇說。嫂子口甜心裏辣嘴。更說出糖來腰裏拔出刀來。婉珍的許多苦痛。都發生在小姑娘櫻唇之下。伊見了小姑的櫻唇。不曉得含有多少毒汁。沒怪伊要存着戒心。當做天下第一等的毒物。看待。然而婉珍以外。却另有一個人。心醉着菊芬的兩片櫻唇。當做天下第一等的恩物。看待。這是誰呢。便是菊芬的未婚夫沈詠梅。

菊芬倚仗着容貌姣好。高自位置。不遇着丰度翩翩的少年。怎肯輕諸秦晉。媒人上門來說親的。都是說得天花亂墜。某家郎貌似潘安。某家郎容如衛玠。可是菊芬擺定了主意。媒人嘴裏的潘安衛玠。概不輕信。定要自己放出眼光。選覓個理想中的好郎君。金童玉女。做一對兒。這也不上眼。那也不中意。直到去年秋間。在一處親戚家裏吃喜酒。才遇見了這位翩翩顧影的沈詠梅。三生有幸。四目相看。彼此都有了些意思。又有親戚從中介紹。彼此直接談過幾回話。通過幾回信。認為才貌相當。門戶相配。性情相契。漸漸的由友朋時期。進而為婚約時期。乞婚的一天。男女倆同在花園裏游玩。穿曲徑步回廊。只揀着游人。

不到的地方去行走。比及走上一間小樓，風景清寂。四下無人，詠梅便撲的跪倒在石榴裙下，乞求婚約。菊芬心裏早已千肯萬肯，然而怎肯一說便成？貶了女孩兒的身價，直待詠梅乞求再三，櫻脣裏面才輕輕道出一聲應許。從此便成了兩重的口頭婚約，怎

不喚做天下第一等的恩物？喚做甚麼？

婉珍身受的魔難，約莫要滿期了。原來小姑的出嫁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了。那時柳村業已回來，替妹子製備粧奩，料理嫁事。王老夫婦又寵愛着菊芬，任憑

菊芬的一聲應許，第二重口頭婚約。這是歐化式的口頭婚約，香吻相接，你愛我憐，這不待在下的細細描寫。愛情片和那活動影戲片裏早已把這接吻的神氣一一的活現出來，算得是很普通的。一種社會教育，在下的還去描寫，做甚呢？單說婚約訂定後，雙方都取得家長的同意，然後挽出媒妁，做個形式上。

兀自不滿意，總說哥哥聽了嫂子的話，貪圖節省，待了自己手足。伊把這許多嫁粧，百般挑剔，這也不上眼，那也不中意，定要自己看中了，才算滿意。因此

天天在珠寶鋪綢緞莊出入。一天正是合當有事。菊芬才從綢緞莊裏買了東西，正待跨上包車，驀然間眼簾裏映入一種光彩，不禁站住了。嬌軀綢緞莊門前的水門汀化做了一塊吸引的磁石，把伊的高跟皮鞋牢牢的吸住。畢竟這種光彩是從那裏發生的，在下的揭破墮謎兒。不過來了一個漂亮少年，罷了。這漂亮少年不是沈詠梅，却是沈詠梅的同學金叔美。原來菊芬和詠梅訂定婚約以後，未婚夫婦不拘形迹，常常在一塊兒游逛，遇着雙方的朋友，互相介紹，通名道姓。這是常有的事。叔美和菊芬也會在花園裏面，由詠梅的介紹，彼此互通過姓名。叔美見是詠梅的未婚妻，當然存些嫌疑。談過幾句空套話。

便即告別。臨別的當兒，眼角中含有一種心醉秀色的神氣。詠梅在旁不會覺察，卻被這玲瓏剔透的菊芬猜出了叔美的心思。暗想這少年一見留情，却也是個多情種子。況且他的丰神態度，還在詠梅之上。可惜我和詠梅早定了婚約，要是先認識了叔美，敢怕詠梅便要落第了。自從這次和叔美會面後，忽然幾個月，却沒有機會再見。可是叔美的肖像，深深映在菊芬腦膜上。幾個月來，一些兒沒有漫漶想起。不到今天，從綢緞莊裏出來，不先不後，又和叔美相見。重印上一張腦片，這時叔美打扮着西裝，益顯得丰神俊逸，態度軒昂。菊芬不見時猶可一見，時便想移步，雙腳也不肯從令叔美見菊芬不和伊未婚夫。

同行便認爲男女交際的絕好機會便也立在水門——對癡男女囁嚅情話便也認爲施展本領的絕好機

汀上和菊芬攀談

起來東拉一句西

湊一句絮絮聒聒

只不肯走嘴裏說

話時眼光還不住的在菊芬面部上

打轉菊芬的包車

夫見小姐和客久

談並不上車便把

車兒拖過一旁自去觀看那往來行人這個所在本

是熱鬧的市場人最中有一個冷眼旁觀客見這一

事的一般漸漸的捱近叔美身後乘着叔美指手畫腳和菊芬談得入港時他便起着這隻妙手潛從叔

會這人是誰便是妙手空空的張小

七。

張小七覲準叔美

衣袋裏藏着一隻

金表此時不下手

卻待何時他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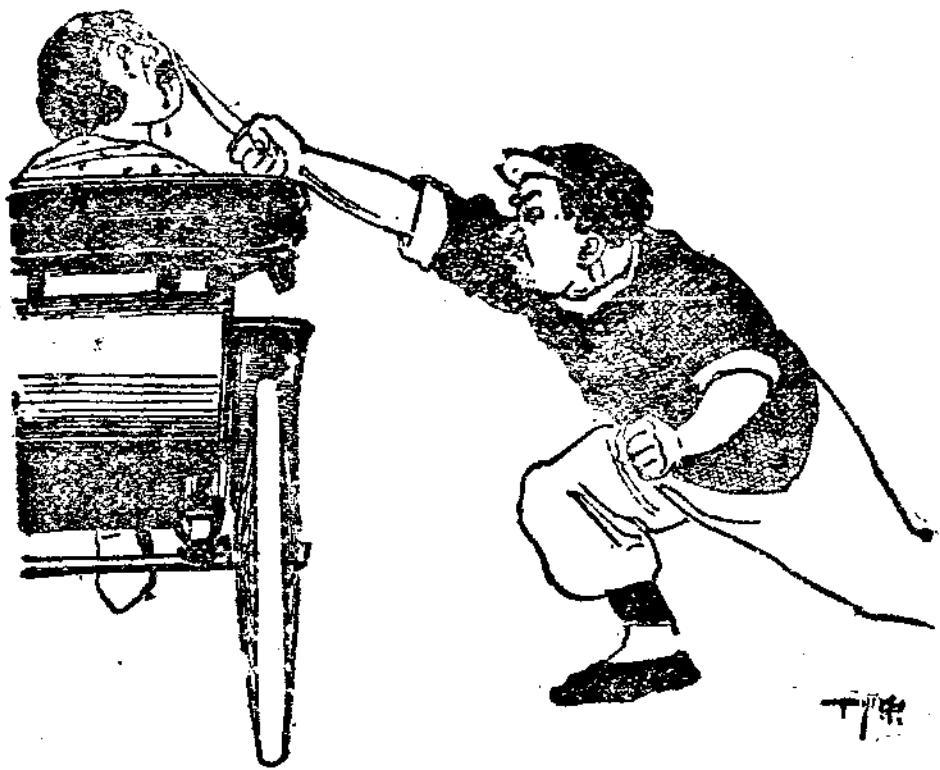
剪綴社會裏的一

等好手便假做沒



美腋下轉到面前說時
遲那時快早已插入衣
袋正待把金表摸取到
手。叔美一些兒沒有覺
察。菊芬眼波轉處，見
叔美腋下多出一隻手。
明知是偷兒作祟，卻一
時不便說破，只把櫻脣
向下幾努打個照會。叔
美猛然覺悟，高喚一聲。
捉賊，虧得小七跑得快。
不曾被捉，可是這隻金

香 櫻 小 劍



表功虧一簣，竟沒有偷取到手。
叔美既沒受損失，連連的向菊
芬稱謝，又講了些閒話。然後作
別，菊芬上了包車，再向別處店
鋪子裏購了些零星東西。一路
坐車回家，車兒轉入小巷。時暮
然間，眼簾裏又映入一種光彩。
這不是漂亮少年了？卻是一道
白光，白光過處，喊聲哎喲！立時
玉容失色，暈倒在車兒裏。面包
車夫知道不妙，停車看時，那行
兇的早已一溜烟逃去。再看菊。

香櫻小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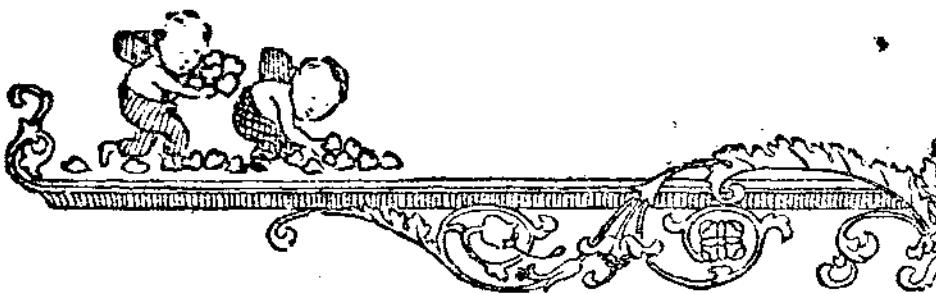
一
二

芬時見伊血痕狼藉灑滿衣襟上下櫻脣早多了兩條裂縫這分明是偷兒懷恨在心施這報復的毒計江湖上的剪竊有一種刻毒行爲說來真是可怕凡在剪竊的當兒要是被事主覺察一手捉住雖受痛打卻無怨言似乎自己手段太劣合該受這挫辱要是事主並沒覺察卻被旁人看破了以致圖竊不成身受挫辱那剪竊的便把旁人痛恨入骨定要行這慘酷報復近年來輪船失火釀成鉅災多半是扒手的一種慘酷報復可憐菊芬不過輕輕的把櫻脣努這幾努誰料張小七的報復手段這般很辣後來菊芬百般醫療竟不能恢復原狀好事蹉跎拖遲了兩個月才能出嫁好好的櫻脣成了綻裂的石榴。

說話時凡屬齒音舌音的字還沒十分妨礙要一遇着脣音的字怎能說得清楚夫婿名喚詠梅說時須帶脣音要伊喚一聲詠梅那便要了伊的命了詠梅向來心醉着菊芬的櫻脣現在菊芬的櫻脣破了相結婚以後愛情便一落千丈堂上翁姑待遇菊芬也是異常冷淡那笨嘴鈍舌的婉珍反而漸得公婆的憐愛有時菊芬回到娘家見這情形不免心懷妒忌待要在老子娘面前刁唆幾句可是摸着自己的破損櫻脣痛定恩痛卻又嘴饗不得

尖嘴姑娘

請以王菊芬爲鑒



紅頭阿三小傳



紅頭阿三小傳

卓呆

紅頭阿三是童子紅與小月紅夫妻二人生。的。哥哥叫大紅。姊姊叫桃紅。他行三。生出來頭上有一硃砂紅痣。因此叫他紅頭阿三。乳名紅孩兒。家裏住。在紅旗山下紅屋中。他生的時候。紅光滿天。染了一萬個紅蛋。後來搬到紅廟弄紅幫裁縫店隔壁。紅十字會對門。他三歲就會寫潤紅紙。四歲就會捉。紅眼睛野貓。見紅毛人。會攀紅蘿蔔去擲他。他的乳媽紅娘。住在西門紅房。





紅頭阿三小傳

二

子附近。阿三愛玩紅黃藍白黑的旗子。生成紅眉毛綠眼睛。頭戴紅頂花翎。身穿紅袍子。足着紅皮鞋。吃紅茶。嚼紅豆。採紅菱。點紅蠟燭。讀紅樓夢。開一瓶紅水。叫紅館人小紅低唱。是他最紅的時代。有一天他坐在紅漆馬桶上。查報上開往紅海去的船何日出發。忽然來一個紅白蟲。要求要紅紅面孔。阿三請他吃半斤狀元紅。一碗紅燒肉。他去邀紅蝴蝶。中唱紅生的月月紅。來打一個滿堂紅。阿三氣得口吐鮮紅。紅白蟲再領了許多穿得紅紅綠綠的紅男綠女。唱一曲滿江紅。直至紅日高升。阿三叫紅鬍子來。趕他們到紅燈照的地方。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請他們吃紅棗子三個。有人在阿三父親面前放紅老蟲。阿三面紅耳熱。吃了鶴頂紅與紅頭自來火。依然唇紅齒白的不死。後來竟與紅雜誌一樣的長壽。

外國某先生愛情之研究

春夢

著者。我這篇短論。並不是有意說某先生的壞話。不過借他作研究愛的資料罷了。讀者諸君。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切勿將這篇短論譯成英文。因為我不願讓某先生夫婦看見。他們看見了要覺得討厭。

外國某先生。係此次被臨城孫美瑤

三四月間。新鮮白鰻上市了。菜市之上。街巷之間。觸目皆是此物。大家小戶。抱取舊主義。皆來購取。歸佐盤飧。



白鰻

趙若狂

遠遠地搖搖擺擺的來了一個少年。衣服穿得十分華麗。手中也提着一條白鰻。他提魚的姿勢與衆不同。揚開他的膀子。離著衣服足足有一二尺遠。好像怕把衣服弄污似的。又像對於這魚很恭而敬之似的。我瞧在眼中。不覺暗暗好笑。等到走近一瞧。我却認得這個少年。他姓吳。名喚蕭士。乃是多年前和我一起吃花酒的一個熟朋友呢。大家點一點頭。也就交臂而過。我却暗暗想道。他家中的光景。

外國某先生愛情之研究

白 簪

二

劫去外票之一。起初他和某女士發生了戀愛的關係。然屢次求婚皆被女士拒絕。女士到了中國。某先生也追到中國。現在女士居住在北京。某

先生又從上海追到北京。不料中途竟遇見臨城之變。被孫美璽擄入抱犧崗去。拘禁了一個多月。然後放釋出來。某女士以為某先生之被劫。乃是爲着愛情問題。心中大大的感動了。因此屢屢拒絕的婚姻問題。竟一口答應了。並允許在極短的時間內行了結婚之禮。一時中外報紙。喧傳

很不錯。也用著許多下人。爲何自己出來買東西。買的又是一條。腌臘臘腥腥氣氣的白簪。難道他是個打小算盤的。深怕下人賺了他的錢。所以巴巴的御駕親征啊。



過了一天。又見他揚開他的勝。子提著。他的勝。擺擺的。白。一。條。白。簪。搖搖的。走了。來。

其事。謂某先生因禍得福。也算是臨城劫案中一件韻事。也算是戀愛問題中一段佳話。

我以為因禍得福固然是不錯。但是攀研究愛情問題的眼光看起來。却還有兩個疑問。現在將他提出來如下。

第一。某先生此次往北京。是不是專為着求婚而往。倘然不是專為着求婚而往。本來另有他事。剛巧遇了此次變故。某先生落得借此為求婚之助。以博取彼姝之憐。如是則某先生

我此時的懷疑。比前次加甚了。暗想他為何老是自己出來買東西。老是買的一條白鯗。等到他已走近。彼此招呼以後。我忍不住便問道。老兄為何自己出來買東西。買的為何又總是白鯗。莫不是對於此物有特嗜。所以不惜御駕親征。他聽了。臉上不覺一紅。只朝我望了一眼。也不回答什麼。逕自走了過去。這麼一來。我的懷疑之心。比先前更要加甚了。

過了一陣。一天晚上。我在一個宴席上。又遇見了他。等到一盤新鮮的鯛魚送來。大家以為這是時鮮的小菜。爭着下箸去夾。獨有他停箸不動。主人殷勤相勸。他也只是微笑點頭。依然不見他動箸。我在一旁瞧見。不覺詫異起來。暗想他莫非也同我的朋友徐卓呆一樣。別樣東西。都能吃得。獨有此物。敬謝不敏。忽又想起他買白鯗這件事。便又加了一層疑惑。難道他獨嗜食白鯗。別的魚類都

外國某先生愛情之研究

白 燕

四

爲不忠實。某女士是受了他的哄騙。這一層是我揣測的話。我希望不是事實。

第二。某女士既感某先生爲己遭劫。慨然以身相許。是何等有情。何等有義。然則旣感其情義。在某先生未放釋時。便當有所表示。今在未放釋時。都不吃呢。這幾句話一說。總算把此事輕輕撇了開去了。可是同席有幾個同蕭士認識的人。倒又爭著向我追問白鯗的故事。我此時也自知失言。忙笑說道。這是一句尋開心的說話。沒有什麼研究之價值的。你們如果要問我理由。我倒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呢。我說的時候。暗暗瞧着蕭士的臉色。見他神色很爲不定。深怕我把實情講出似的。及至聽了我這套話。纔談笑如常了。我於是更加了一重疑心。知道這裏面定還藏著許多文章。以後倒要偵探他一下子呢。

將視某先生如路人而自己另行求偶。豈不可知。倘然某女士在某先

有一天。遇着星期。我正在外面信步閒走着。忽經過蕭士寓所的門首。心中忽然一動。想我正閒着無事。何不進去訪他。或者我那懷疑。非所愛麼。不覺含笑向他道。蕭士兄。你何妨把這鰆魚夾幾箸。嚐嚐這比白鯗的滋味。要可口得多呢。他聽了。臉上頓時漲得通紅。又露著一種很不安的神氣。半晌纔支吾著說道。謝謝你。我無論什麼魚都。都不。吃。呢。這幾句話一說。總算把此事輕輕撇了開去了。可是同席有幾個同蕭士認識的人。倒又爭著向我追問白鯗的故事。我此時也自知失言。忙笑說道。這是一句尋開心的說話。沒有什麼研究之價值的。你們如果要問我理由。我倒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呢。我說的時候。暗暗瞧着蕭士的臉色。見他神色很爲不定。深怕我把實情講出似的。及至聽了我這套話。纔談笑如常了。我於是更加了一重疑心。知道這裏面定還藏著許多文章。以後倒要偵探他一下子呢。

生被劫的時候。設法營救。或卽表示以身相許。經過千苦萬難。待某先生身出匪巢。然後慶圓圓。偕伉儷。這才算是美滿姻緣。今但如此。只有九分。未到十分完美的程度。

有人替某女士辯護。說道。在某先生未出匪巢之前。某女士不知其爲已而遭劫。待他放釋後。才知其詳。故以前沒有表示。我說這話無用。因爲被拘在匪巢裏的人。可以自由和外面通信。難道某先生不會將自己的癡情告訴某女士麼。

的事情。遇着機會。也可得個解釋呢。主意打定。便走進門去。遇着一個男僕。我便問道。你們少爺在家麼。男僕道。在家。先生讀隨我進來罷。便領我到一間書室中坐了下來。恰見有一個女僕立在門邊。那男僕便走去和伊說了幾句話。又回來向我說道。先生請坐一下子罷。少爺還有點小事在手呢。我道。他如果有什麼要緊事。我也不坐了。要去了。男僕道。不。不。少爺並沒有什麼要緊事。不過剛在廚房中燒魚。停會子就出來了。我聽了。不覺心上又是一動。脫口問道。不是燒的白鯛麼。男僕舉眼望望。我像很詫異。我這句話的一壁答道。頑意兒啊。

又有人說。某先生因為體恤某女士。在自己不能決定能出匪巢時。不將這話告訴他。所以某女士不知道。然這話未免太不近人情。

總之無論如何。這件事總算是一段好因緣。我這篇短論。不過是嚴格的談談愛情罷了。並不是要以此損傷他們倆現在所有的愛情。所以我希望人家不要將他譯成英文。

隔了一會。忽聽見一陣脚步聲。只見蕭士恭而敬之的捧了一碗熟烘烘的菜。從堂屋中走了來。他剛走進書室。忽一眼瞧見了我。像出於不防備似的身子斗的一震。臉上也不期紅了起來。進又不能退。又不可露着一種很侷促不安的神氣。我見了倒也有些侷促不安。起來只得起身招呼。他似極力把心神定了一定。纔很勉強的說道。你幾時來的。我倒不知道呢。請你坐一下子。我就來和你談天了。說完。又捧着這碗菜。走向書室後面一間小室中去了。我此時爲好奇心所引。也顧不得什麼忙。躊躇足的走了過去。好在書室和那小室僅一壁之隔。壁縫又排得不很密。我就從壁隙中望了過去。只見後窗之下。放着一只檯子。檯上供了一個神主。香爐。燭台。及杯筷之屬。也應有盡。有蕭士走去把那碗菜供在桌上。拿起案上一把酒壺。斟了一杯酒。又把香燭點上了。便跪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

不呆的呆話

瘦蝶

天下往往有許多呆話。但說透了。却一些也不呆。像這種不呆的呆話。我就能夠講幾句給諸位聽聽。

我能夠捉天上的月亮。並不費吹灰之力。（呆話）祇要在有月亮的夜裏。擺一只缸。盛滿了水。立刻水底有一個和天上一式一樣的月亮在着。百驗百靈。怎樣可算是呆話呢。

我能夠一個月不吃飯。還是不病不死（呆話）原來我吃了一個月的麵。那裏會死咧。

我有一種定身法。不論何人。祇須經

口中又唸唸有詞。像說些什麼似的。我正看得起勁。猛不防他回身走了出來了。我要退過身來。已來不及。只得紅着一張臉。搶上前去。忙不迭的向他謝罪。他兩個眼圈兒紅紅的。向我說道。這不要緊。我

們到那面坐地。談一下子天罷。我便隨着他走了過去。對面坐下。閒談之中。我又老着臉皮。問起了這件事。他兩眼裏。着淚珠。長嘆了一聲。說道。唉。這是我一樁終天之恨。原不想對人說的。不過如今既已被你窺破了祕密。就要隱瞞在勢。也有所不能。就對你實說了罷。我從前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不是頑得昏天黑地麼。那時很用去了不少錢。但是我的父親管得我很兇。我自己手中。并沒有多錢。都是向人家出了重利。借了來的。後來只有借的日子。沒有還的日子。一班債主。倒着急起來。他們深怕這筆錢落了水。便一齊向我逼緊起來。有一個大債主。并限我一個期限。說到了那天。再不還錢。就要送我。

不呆的呆話

白 燉

八

我兩指一指便不能動頭。(呆話)我是用的催眠術啊。

我能夠今年不睡到明年。不至渴睡。(呆話)今年的年三十夜直到明年的年初一坐着看紅雜誌。豈不一些不要渴睡麼。

我能醫死人。(呆話)醫死人三字是把活人醫死。並不是把死人醫活。讀者不可誤解。

我能說明我是抄襲來的稿子。投到紅雜誌裏去。編輯先生却並不罵我。是抄襲家。(呆話)就是自己的草稿。

到巡捕房中去了。我聽得這句話急得什麼似的東也想法西也想法可是總沒有達到目的。眨眨眼倒又到了那限期的末一天了。我急得沒有法子的時候。不覺心腸一橫。想外面既沒有法子。可想不如硬着頭皮到我父親那裏走一遭。碰碰運氣罷。父親最是疼愛我。不過的我如果把實話對他說了。并立誓以後改過。自新不再荒唐。求他饒恕前罪。他或者可憐我。能從我的要求把我在外面所負之債逐一替我還清。這不是比被人家拉了去吃錢債官司好得多麼。主意想定。便踅回家中。剛值我父親在那裏吃飯。正吃着他平生最心愛的那一味白鯗。我原想等他吃完了飯再講這件事情的。不過這位債主逼我緊得很。限我兩句鐘以前定要給他一個回信的。此時已快要一句鐘了。如果等我父親細細吃起這條白鯗來。不知要等到幾時呢。不如就走上去對他說了。早點有個解決罷也就裝作

重新謄錄一遍。怎樣可算是抄襲的呢。

以上幾則不呆的呆話。讀了每則的上半段。覺得是呆話。但看到後來。便覺不是呆話了。所以叫他做不呆的呆話。

豈不大快

洞天

綠窗睡起。翻閱紅雜誌。見楓隱君。豈不大快一篇。語語爽脆。快人胸襟。因亦效顰數則。以博讀者一笑。

笑。容。走。上。前。去。剛。說。了。『父。親。恕。兒。不。孝。兒。在。外。已。拆。下。一。個。大。爛。污。已。扯。上。幾。千。塊。錢。的。債。了。』這。幾。句。話。剛。剛。說。完。我。父。親。頓。時。大。叫。一。聲。哎。喲。把。個。頭。亂。晃。着。原。來。我。父。親。手。中。雖。很。有。幾。個。錢。但。是。最。愛。錢。不。過。的。如。今。忽。聽。得。我。在。外。拆。下。了。幾。千。塊。錢。的。爛。污。心。中。不。免。一。急。湊。巧。剛。剛。吃。進。口。的。一。大。塊。白。鯛。夾。有。一。根。骨。頭。在。裏。面。因。爲。心。中。急。了。不。暇。咀。嚼。就。吞。了。下。去。這。根。魚。骨。便。橫。梗。在。喉。間。所。以。大。叫。起。來。了。我。見。了。不。免。大。大。着。急。也。就。不。敢。再。說。下。去。忙。着。捧。他。救。治。總。算。鬧。上。了。好。半。天。這。根。魚。骨。纔。始。吞。了。下。去。可。是。因。此。竟。得。了。一。種。噎。病。不。上。多。時。竟。下。世。了。當。他。臨。終。的。時。候。又。想。起。了。要。吃。白。鯛。但。是。這。碗。白。鯛。還。沒。燒。好。他。老。人。家。已。兩。足。一。伸。一。限。不。視。了。你。道。可。悲。不。可。悲。啊。這。不。都。是。我。一。人。的。罪。過。麼。說。到。這。裏。他。的。眼。淚。便。像。斷。線。珍。珠。般。的。掛。了。下。來。我。也。一。陣。心。酸。陪。了。無。

豈不大大快

白鶴

一〇

賣國奸賊媚外是務神州陸沉置之
不顧惡貫滿盈天心震怒霹靂一聲
懲此巨蠹豈不大快

三伏炎炎暑氣薰蒸火傘高張炎威
逼人風雲驟起赤帝潛形蕩炎擢威
竟體涼生豈不大快

望彼美人天各一方永夜相思淚落
成雙忽來青使報我數行閉緘捧讀
不日返鄉豈不大快

如虎軍閥驥武稱兵興風作浪禍國
殃民兵士譁變反戈相爭誅彼巨魁
天下太平豈不大快

數眼淚半晌他又續着說道從此以後我便改邪歸正謝絕花叢那些所負之債自然也還清楚了不過每每見着無論什麼魚我的那顆心就像被刺刀刺了似的痛楚的了不得所以立誓終身不食魚後來忽又想到我父親是最嗜食白鯛的我何不每年當白鯛上市的時候天天自己去買自己去燒自己去供或者可以減去一點兒痛苦麼然而這是不中用的我越是這樣做我這顆心越是加倍的痛因為這是假的我父親在九泉之下何嘗吃到一點呢我想到這裏我就怪我不該把我父親氣死我的痛楚也就如萬箭攢心了不過要我把這件事廢止了不做這個身子空空洞洞的覺得沒有着的罪真重極了說完大哭我也爲之淒然竟找不到一句慰藉的話



六月荷花歌

(仿無錫人搖船山
歌調)

戚飯牛

六月裏荷花透水馨。
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六月裏荷花賽重臺。
我要問做官人。哈。唻。要拿地皮剝。
條曉得十萬年。
前早有一句古老話。
千里做官只爲財。

六月裏芳荷開滿花。
現在民國世界真繁華。
有銅錢那曉得無銅錢個。
苦。百響千靈萬弗差。

六月裏池塘放碧荷。
做人最弗容易學糊塗。
百年三萬六千日是一場。
夢。得好過時且好過。



六月荷花歌

二

六月裏荷花種水田。人生能得幾少年。紅顏綠鬢裙履翩翩轉眼容易老。可曉得人老珠黃弗值錢。

六月裏荷花朵朵紅。老年父母燭當風。祭而豐怎及得養而薄。祠堂拜掃一場空。

六月裏荷花染汚泥。好鴛鴦一對做夫妻。男勤女儉夫唱婦隨快快活。活百年同衾穴相敬如賓家室齊。

六月裏荷花翠蓋青。自由結婚態度要光明。鑽穴踰牆不過起頭幾日相悅慕。弗到三年離婚起訴審判廳。

六月裏荷花曉風香。人情世態本炎涼。家庭勢利請看蘇秦嫂。我要勸少年人切勿再荒唐。

六月裏荷花香氣清。當家人千萬要當心。目今柴米油鹽落俚一樣物事。弗是如飛漲。一勿留神就要做躉脚生。





亞美

紅闌紀念

金純女士

受歡迎青年學子與紅妝當下那阿郎微笑稱
紅妝放與卿是紅簪綺吉慶春光迎歸桃葉紅
雙染簇擁紅燈上畫堂綠女紅男咸聚集紅
毹氍毹上影成雙紅窗巧試張郎筆紅袖青衫樂
紅藥放與卿是紅簪綺吉慶春光迎歸桃葉紅
雙染簇擁紅燈上畫堂綠女紅男咸聚集紅
毹氍毹上影成雙紅窗巧試張郎筆紅袖青衫樂

紅樓倒影入池塘靄靄紅霞晚景涼內有紅鸞
雙伉儷在那裏紅闌笑語玉生香紅紗半掩多
幽靜馥郁紅花置案旁畫檻前紅嘴鸚鵡嬌弄
古他說道遠山紅樹映斜陽忽然間紅衣婢子
持書至却原來雜誌名紅久播揚同坐紅梨看
仔細週年號紅黃五色美非常大書紅字標封
面內容是綠意紅情著作良出版申江紅屋內
老願年年花紅月好兩情長更祝他雜誌長紅

家庭一席話

一

車聲轔轔。向一宏壯華麗之西

式住宅而止。御者下按門鈴。少

焉門啓。車中人遙語啓門者三

數語。卽降車入門。揮令車去。啓

門者伺其登堦。導入一幽靜之

客室。肅客就座。并鞠躬謂客曰。

夫人請稍坐休息。容報主人知

也。語竟匆匆登樓去。



家庭一席話

社英女士

客爲五十許之婦人。服裝清雅。態度雍容。望而知爲士紳之眷屬。蓋客姓吳氏。與是宅主人爲中表行。二十年前同居鄉里時。頗爲契合。後因各從其夫宦遊南北。致蹤跡漸疏。繼且消息間斷。彼此狀況俱不知矣。主人氏趙。與客同爲黔人。其夫遊宦於閩。因以家隨。鼎革後。始移全眷於滬。夫遽卽世。此次吳夫人因女遊學英倫。由湘伴之蒞滬。女乘郵船啓程後。正擬旋里。以購物肆中。偶值戚屬之知趙氏者。告以趙氏概尤及住

始吳夫人喜極立趨車來訪。及詢啓門僕果不訛誤。乃卽坐候趙夫人。少頃僕以茗至。趙夫人隨亦入客室。苟非預得僕人傳達者。真有相見不相識之概矣。於是趙夫人前握手歎呼曰。豈在幻境中耶。今日之晤。真爲夢想不到者。若依迷信言。晨間鵠噪殆卽報妹來之喜耶。吳夫人亦笑曰。兩小時前。妹尙不知能有此聚。此會真出人意外也。坐旣定。遂互罄離衷。并詢別後情狀。乃知吳夫人全家居湘多年。其夫久不作官。專從事於實業。無暇遠離。故夫人送女來滬也。吳夫人述已。復詢趙夫人曰。姊氏多福。雖聞姊丈棄世。睹此宏大之宅。祥和之顏。卽可知二位少君得意。并能盡孝養堂上之道矣。然志傑小姐如何者。屈指計之。應年二十有五。其亦嫁而抱外孫耶。尙時歸寧。視阿母否。復自語曰。無論如何。女子終不若男子之能贍家室。養父母也。因語趙夫人曰。妹言當否。趙夫人喟然嘆曰。妹言良是。惟亦不可一概而論。吾與妹別久。非特人事變遷。卽觀念亦與昔大異。復曰。言之話長。妹曷登樓入吾臥室。作長談。庶不枉此意外相逢也。於是趙夫人前導吳夫人入其寢室。稍進茶點。卽又縱談。趙夫人謂吳夫人曰。妹頃詢吾狀況。并謂男兒終勝女兒。此語。倘在二十年前。吾正極端贊同。妹殆猶憶吾昔之重男輕女。不愛女而喜二男孩耶。彼時誠昏憤見解之。狹眼光之短。及今思之。殊覺可笑。言時微嗽。語遂稍止。

家庭一席話

三

有頃趙夫人復語曰。妹以爲此宏壯之房屋起居之供應皆爲二子所供吾者耶。妹細聆之。此中曲折甚長。妹猶記二十年前吾長子志宏否。其時彼年纔十三四。頗覺活潑聰慧。滿擬其可成大器。託以終老者。乃竟不然。吾儕分手後。其父官閩中。時彼已輟學。名爲佐父理公家事實。則終日閒蕩不務。人生產而幕中僚友多非善類。復導之治游。導之飲博。積久成習。竟致不能改於其父任所。固多劣蹟。地方人士俱礙於其父平素之感情。不與相較。迨父去任來。滬彼尤日與流民幫匪爲伍。嬉遊恣縱。鎮月不歸。吾遂與其父謀補救之策。以爲其年事已長。尙無妻室。倘爲婚娶。身心或得所收束。因倩人媒介。又以其旣如此。甘居下流。名門世胄未必肯擇。此堵且亦誤人身世。乃爲訂一旅滬甬人業海貨者之女。雖出自小家。外觀未嘗不似大家閨秀也。夫婦初尙相得。志宏果不甚外出。家人羣喜。其能從此收心。一改前轍矣。豈知未幾。故態復萌。時時外宿。而婦性復蕩逸。志宏不歸。輒返母家。吾夫婦從前之企望全歸夢幻矣。祇以素來溺愛。故迄未嚴其督責。迨墮落已深。竟無法可治。厥後志宏愈趨愈下。更日以酗酒尋仇爲事。一日與人爭一妓。酒後使氣。攜刀往門刺死。其人爲巡捕追獲立成訟。於是訟費恤金所耗。以萬計。判終身監禁。罪婦遂提出條件立請離異。且索萬金爲贍養費。余不得已。以五千金了其事。長子事畢。家乃日奢。吾夫不久逝世。吾亦日就憔悴。

而癡心不改。又移鍾愛長子之心理以望次子志碩。志碩爲人拘謹。不似其兄。其時已將大學卒業。惟庸懦無能。吾以其年長恐蹈乃兄故轍。卽爲娶一教育家之女。其人頗具幹才。兼有學識。惟心性高傲。結婚後。見志碩無大作爲。居恆不樂。未幾竟悒鬱死。遺子女各一。現已數歲矣。次媳死後。子女俱在襁褓。無人撫育。不得不歸爲繼娶。媳固舊家中落者。未受教育。不知禮儀。而性情復暴戾。每以兇悍遇志碩。對子女尤惡。往往一言不合。卽加痛責。志碩懦弱。每不與較。彼遂愈益進步。防夫有外遇。不許外出。甚至不分與家人接近。志碩亦以受非孝主義之薰染。視父母如路人。曾記某年夏季。吾偶擗時疾。吐瀉併作。四肢停血。危險殊甚。家人咸聚相侍。獨其夫婦不至。所延之醫來。志傑令僕速兄伴醫。志碩竟以時疾危險。易於傳染爲辭。匿居房中。祇僕人導醫入病室而已。此事吾初不之知。惟怪何以閭家如此惶急。而志碩夫婦獨不至。豈已他出耶。昏憫中。會詢志傑。志傑漫應曰。二兄未在家耳。否則必來視母也。事後由女僕偶洩。翻累吾不快者累日。其時雖爲姑媳同居之大家庭。實際幾如兩姓合住。各不聞問。尤令人不能忍者。卽其待遇前妻之子女耳。趙夫人語至此。吳夫人亦喟然點首曰。此事尤爲普通。病性情稍不和平之後。母未有能容異腹子女者。豈其已有子女乎。趙夫人曰。正以此故。蓋其來後一年。卽產一女。因對於前妻之子女。視等賚瘤幼子。無知。每

往依附輒遭詬詈。至其衣食寒暖尤不加過問。而於女則尤甚。疾之若仇讐。賤之過婢姬。無一刻不擗其怒者。嗣後家庭之間乖離日甚。竟至鷄犬不寧。寢食難安矣。適次子卒業爲一專門學校聘爲教授。月薪百餘元。其婦力倡另居。謂處此家庭頗爲不便。再居三年。不得不死也。吾亦以其不可理喻。且彼等居家儼同異姓。毫無骨肉感情。不若與之遠隔耳目。反可較爲清靜。遂立允其請。彼此分居。惟留孫女不令携去。免爲所虐也。自此以後。有子如無子。彼輩不來。吾亦不往。直斷絕關係矣。趙夫人語竟啜茗數口。持杯休息。吳夫人因又曰。然則姊一人獨居耶。趙夫人置杯於案。復含笑曰。否。與女志傑共處也。

於是趙夫人遂接續言曰。吾祇絮絮述二子之不肖。致妹仍不知我現時狀況。妹尙憶我少年時不喜女兒否。因之長次二女俱以不育。然獨於志傑則未甚歧視。幸而有此。今日竟收此美果。吾女志傑幼即慧而好學。與諸兄讀無不超過彼等成績。在閩時曾入專門女校。以第一名卒業。由校資遣出洋。至德留學。四年前續娶次媳時。始回國。并得有博士學位。歸後即任中華女子商業大學校校長。并創辦工廠一所。專製化學用品。頗爲發達。近更無論男女界之團體。無不以志傑列名爲榮。名振一時。趙志傑三字。殆無人不知也。而渠於社會公益事業。亦非常熱心。對於女子問題。尤其注意。如女子教育以及廢除娼妓妾婢等等。無不盡

力運動是以造福社會之功頗鉅。且志傑天性至厚。不類兩兄。對社會固然誠懇。而對家庭更為關切。睹兩兄於父母之淡漠。每每慨嘆。嘗謂非復人類。嘗謂今之提倡非孝者。其居心真不可問。試思吾人苟受戚友之輔助或撫育。尙應感德圖報。豈有身所自來之父母。鞠養教誨十數年之辛勤。而能視之若路人乎。故志傑於吾夫婦俱極盡孝道。父歿哀痛殊甚。然知吾傷感。每忍抑之。居常為吾說古今中外新聞故事。以解煩憂。志碩夫婦分居後。益於家事關心。事無鉅細。在在親導僕傭理之。公餘之暇。多不出外。時或教其姪女阿秀。卽志碩前妻之女。留於我處者。是兒甚乖覺。動人憐愛。得其姑撫育。日見活潑。吾有一女一孫。頗足娛樂晚景。志傑月入至豐。故能得此居宅。祖孫三人生活亦殊不卑劣。而彼此親愛。勝前與兒媳同居多矣。以女兒比較。勝過男兒。故吾視此女孫亦有非常之希望。從此知顧養暮年。絕不能專恃男兒也。

二人談笑正歡。忽門鈴大鳴。五分鐘許。一玲瓏活潑之女童。跳躍而來。膚色白皙。兩頰如玫瑰。矯豔可愛。入門即撲入趙夫人懷中。低呼祖母。舉首見客。頓覺有驚詫之色。趙夫人語之曰。速往見姨祖母。汝尙未見過也。阿秀遂至吳夫人前。鞠躬致敬。吳夫人急携其手。詢以年歲。於何處讀書。阿秀一一答之。趙夫人乃詢之曰。汝姑姑尙有事未歸耶。復謂吳夫人曰。阿秀卽讀於商業學校之附屬小學。每日輒與姑携手俱歸。今日

家庭一席話

七

想爲他事所羈，未能同返耳。吳夫人聞語，嘖嘖稱羨不置。已忽詰趙夫人曰：姊言兒媳不易與翁姑共處，然妹家兒媳卽尙賢能事上撫下，俱得體。是以故趙夫人曰：吾非謂兒媳絕無佳者，特吾之兩媳俱未受教育，故不知大體。若我家志傑作人兒婦者，又何至若彼輩之情狀耶？不觀吾前之次媳以有知識，故從未有無理取鬧之事發生，可見非女與媳名稱之判。賢不肖實在知識學問之關係耳。吾常聞志傑言：女子教育爲改良家庭與社會之樞紐，不從普及女子教育入手，不能有完善之家庭與社會。是以爲父母者，於教育第一當注意也。若吾家志傑，倘不受教育，卽能擔負養母之責，於事故人情恐亦不能如此透澈。此爲一大明證。趙夫人言至此，忽聞鈴聲大振，僕人報曰：小姐歸矣，語遂中止。

今日爲紅雜誌試用良辰因書小詩賀之

雲女士

萬花叢裏醉盤開，爭說紅兒是異才。左手干戈右脂粉，英雄兒女一身該。

興泰電燈公司

新式檯擺風扇

四葉子 每把 大洋拾貳元
五角

本公司運到大批電氣風扇懸掛檯擺一列齊備大小尺寸任憑揀選承蒙惠顧價特便宜

◆號三二十七字A路川四海上◆

●號九一一四央中話電●

如患熱

症之後

欲得康

健復原

服用韋

廉士大

醫生紅

色補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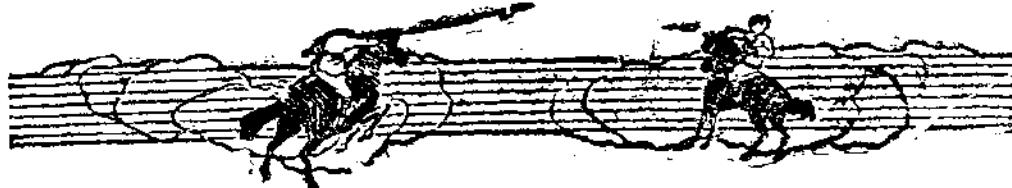
衛生小書奉送

衛生小書奉送茲有精美小書名曰衛生常識如欲索取只需
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疾病之後每多惡果，即如瘡瘍之後，傷風症後或猩紅熱症，或尋常寒熱症，在中華為最盛行或溫帶居住人民，每多患之。以上熱病之後，必有惡果滯留血液之中，患者形容日見消瘦，腦筋日衰，胃納無味，力不勝支。此係危險病狀，往往因循不治，成爲勞症者頗不乏其人也。此際所首貴者，身體各部均需有鮮紅稠濃之血，正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生之新血，能使血液清潔強健也。即如新加坡太平嚴松森先生之證，體質新支之。

系刺痛、皮膚諸恙、胸肺萎弱等症，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江湖奇俠傳二集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刦書箱 嶽麓山尋仇遇奇俠
前集書中說到向樂山一偏腦袋牽扯得那水桶粗細的屋柱喳喳的響。房簷上的瓦也嘩喇喇的一陣掉了許多在丹墀裏。連牆壁都震動起來。那些鄉紳保正和捉拿向樂山的七個農人都嚇得爭先往公所大門外飛跑向樂山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們都祇有嚇人的本領却禁不起人家一嚇這地方有了你們這些濃包貨可不辱沒了羅老英雄嗎。大眾跑到門外回頭見向樂山住了頭不扯了也都停了步聽得向樂山說可不辱沒了羅老英雄的話其中有一個劉全泰是羅新冀家裏管莊子的聽了這話卽對那保正說道我看這人的氣概不像是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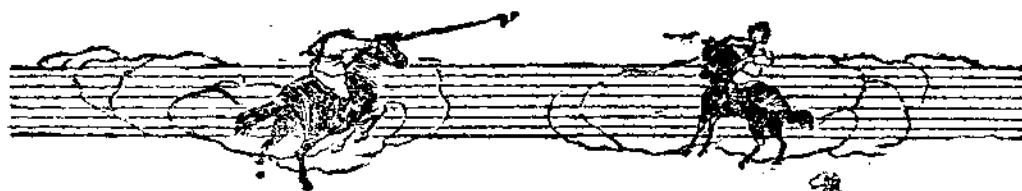


做小偷的他既有這種本領剛才他說話又是這種口氣必定是來拜我們東家的。且等我進去好好的問他一聲看是怎樣那保正到了這時也知道做小偷的決不會有這般氣概和這般本領連忙點頭答道不錯不錯這事是怪我們魯莽了得罪了羅老爺的客不是當要的就請你老爺一面去問一面替我們謝罪劉全泰應着是走到向樂山跟前先作了一個揖才陪笑開口道你是個好漢不要和我們一般見識我們都是生成肉眼不認得英雄請問好漢是不是要見敝東羅新冀老爹嗎向樂山的一雙手被反縛了不能答揖祇好把頭點了兩點他這頭點兩點沒要緊房簷上的瓦又紛紛的掉下來嚇得劉全泰雙手抱住頭又要往門外跑向樂山笑着止住道因你對我作揖我的手不能回禮所以向你點頭這也祇怪你們管地方公事的人太把公款揩



上腰包了才有這驚嚇到你們頭上來。劉全泰見屋瓦不掉了半晌方敢放下手說道我們這一保內自從羅老爹搬來後管地方公事的人沒一個敢把公款揩上腰包的不知好漢的話從何說起向樂山笑道既沒人敢吞公款爲甚麼公所的房屋造的這們不牢實房柱上連一個小偷都綑不了咧。劉全泰也笑了湊過來解向樂山手上的繩索向樂山連連搖頭道不要解不要解話未說完瓦又掉下來好幾片劉全泰連忙縮手問怎麼向樂山道你們在地方上當紳耆的人連捉賊容易放賊難的這句話都不懂得麼那有這們糊裏糊塗開釋的道理劉全泰祇得問道依好漢要怎生開釋呢向樂山笑道是賊應該辦賊不是賊應辦誣告怎麼就這們開釋呢劉全泰心裏好笑暗想你分明翻穿着一條女褲在身上難道還可說不是個賊不過你仗着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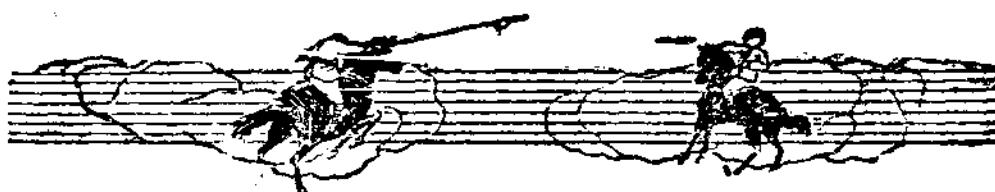
領教人如何能把你做賊辦。於今媽媽糊糊的開釋你。你倒放起刀來。硬要人說你不是賊也罷。你一來仗着自己有本領。我們奈何你不了。二來仗着是來看羅老爹的。我們也不敢得罪。好好算是你厲害。劉全泰想罷。復陪笑說道。我早已說了。我們都是肉眼不識英雄。於今誰還敢說你是賊。咧這誣告的罪。不待你說。敝東知道了。必然重辦。劉全泰正在這裏說着。忽聽得外面一陣歡呼之聲。都喊好了。羅老爹來了。劉全泰即撇了向樂山。慌忙往門外跑。向樂山回頭一看。祇見那些鄉紳簇擁着一個身材矮小得和十來歲小孩一般的。老頭兒。進來。鬚髮都漆黑。若不是皮膚露出蒼老的樣子來。誰也得說這人不過四十歲。穿著一身金黃色的葛布衫褲。左手提一根二尺多長黑中透亮的旱烟管。有大拇指粗細估量。那旱烟管必是純鋼打就。加上了一層退光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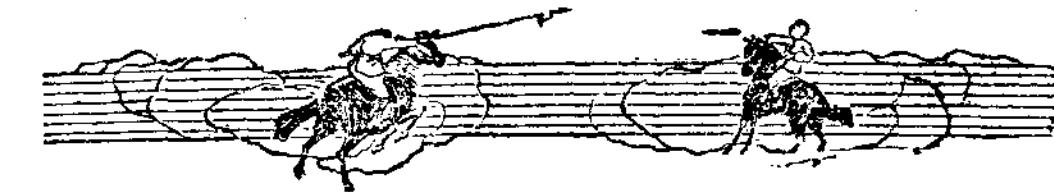


提在手中似覺有些兒分兩手握着一把極大的蒲扇像他這們小的身材足夠當一把雨傘用向樂山一見羅新冀進門卽仰天大呼道我久聞羅老英雄大名不憚千里前來拜訪那知道羅老英雄的莊客們欺負外路人的本領真大竟將我繩綑索綁在這裏這難道就是羅老英雄待客之道嗎羅新冀聽了哈哈大笑走過來伸手往屋柱上一抹辮絲線和綁手的麻索登時如被快刀割斷向樂山大吃一驚不由得兩膝一屈拜了下去道弟子今日才求着師傅了搗蒜似的一連叩了四個頭羅新冀忙雙手攏住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請快起來同去寒舍此地真不是待客之所向樂山立起身同到羅新冀家裏羅新冀拿褲給向樂山換了將偷來的女褲還了羅新冀的莊客原來衆鄉紳和保正見劉全泰對向樂山作揖向樂山又將屋瓦牽掉了許多恐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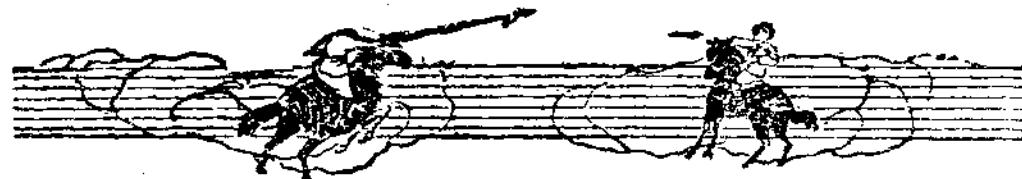
真個把房屋牽倒了。急忙派人飛報羅新冀。羅新冀祇道是有意來炫本領的。所以也使出本領來。赤手劈斷了繩索向樂山。所以吃驚的緣故。就因他自己頭上結的那綿絲辮線是野蠶絲結成的。比較尋常絲線。不知要堅牢多少倍。便是用快刀去割。也不容易割斷。爲的是仗着這條辮線打人。若不是特別堅牢有力的一扭即斷。又如何能當兵器。使呢。羅新冀居然能絕不費事的隨手抹斷。有這種本領。如果動起手來。還經得起嗎。怎能教向樂山不五體投地的拜服呢。向樂山在羅新冀家住了半年。得了羅新冀不少的本領。歸到家中。向閔賢有些不願意向樂山拿着絕頂的天分丢了書不讀專練這好勇鬥狠的武藝。教他和向曾賢同去衡陽書院讀書。因那時衡陽書院的老師是當代經學大家王闡連。向閔賢也是他的私淑弟子。因此教兩個兄弟趕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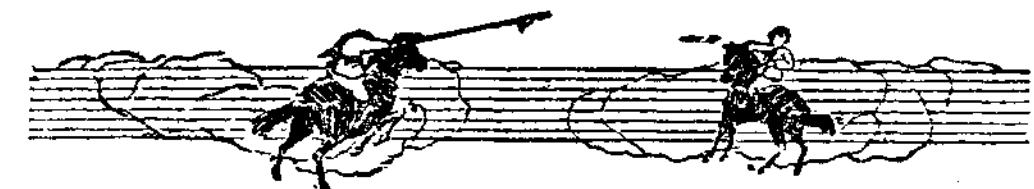
衡陽書院去讀書。向樂山祇得重整書帙。跟隨向曾賢同去衡陽。在衡陽讀了兩年多書。學問長進到甚麼地步。是摸不着看不見的。但是這兩年中。他們兄弟在衡陽收買的舊板書。却是不少。向曾賢自己會刻圖章。凡是他的書。每本上面都蓋了一個樂知山房藏書的章子。每人有二十六箱。那時衡陽出產的大牛皮衣箱。又堅牢耐用。價值又便宜。向樂山兄弟。遂每人買了二十隻裝書。二年之後。千闔運走了。換了一個沒多大學問的老師。他兄弟便不願意再住衡陽書院了。因書箱累贅。就雇了兩條民船。裝載書箱。包運到平江浯口上岸。兄弟二人。每人坐守一條。當那搬運書箱上船的時候。兩名腳夫抬一口皮箱。祇壓得汗流氣喘。腳夫因爭論要增加力錢。說箱裏裝的不是衣服。衣服沒這們重。必是金銀珠寶。碼頭上的習慣。搬運金銀的力錢。每挑每抬。比搬



運穀米什物須貫三成。向樂山懶得和那些腳夫多說。就依照搬運金銀的力錢給了。也沒說明箱裏全是書籍的話。誰知船戶認真當作是二十大箱金銀。就陡起了殺人越貨的念頭。見向樂山兄弟都是文弱的書生。年紀又輕。更沒有僕從。這念頭一起。招待他們兄弟便分外的殷勤。每日好酒好肉的辦給二人吃。他們初次坐這長途的民船。又在洪楊亂平之後。那知道江湖上的利害。各睡在各人的船上。吃喝飽了。就拿着書看。停船啓碇。以及經過甚麼碼頭。全不過問。船行了四日。船戶祇因沒有好下手的地方。遂商量這夜並不停泊。在江心動手。這夜的月色很好。向樂山坐的這條船在前。向曾賢的船在後。相離有半里河面。向樂山生性本來喜酒。尋常的民船照例黃昏時就停泊不走了。有時恐怕趕不上第二個埠頭。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就停了。從來不



曾坐過在月夜行走的船。這夜倒覺得很高興。獨自拿了一壺酒。坐在船頭上。旋喝旋觀玩夜景。正在喝得有八成醉意。忽聽得身後脚步響。以爲是船戶。撐腰篙的。懶得回頭去看。手裏端着酒杯。剛待往嘴邊送。陡覺有人一把將自己的辮髮揪住。向樂山醉意闌珊中。也不問。揪辮髮的是誰。祇將頭向前一點。就聽得拍的一聲。把那人一個跟斗栽到前面船板上。觸眼卽見那人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這一來。却將酒意驚退了。拔地跳起來。一脚點住那人胸膛。回頭看艙裏。又躡出一個拿刀的人來。見向樂山腳點住了一個。他也不識進退。亮刀直劈過來。向樂山那有心思和他動手。一晃腦袋。辮尾如流星一般的一繞。就繞着了。那拿刀的手腕順勢一帶。洪矮枯周敦五。那們本領的人。尙且受不了一辮尾。船戶能有多大的本領。被這一帶。如何能立脚。得牢。



撲面一跤也跌倒在船板上。向樂山拾起一把刀，指着二人問道：「快說。」後面那條船和你們夥通了沒有？」如何相離得？這們遠船戶道：「夥通是已夥通了。不過他們已經動手沒有？」就不得而知。向樂山聽了，心裏登時慌急起來，想起這兩個船戶教掉轉船頭迎上去，又怕船戶知道事情敗露了，沒有好結果。一放起來，就赴水逃命。自己又是一個不會水的，待將船戶綑縛起來罷。自己一個人如何能駕的？這們重載的船，雙珠一轉想出了一個計策來。丟了手中的刀，就船頭上的鐵練綑好了。一個由他躺在船板上，才將腳點住的。這個提起來，也用鐵練鎖住了他的雙腳，一端結牢在桅柱上。提了一片櫓給他拿刀在他臉上晃了一晃，道：「你若敢不盡力的搖櫓，這一刀就要了你的狗命。你想逃是逃不了的。祇要能趕的上那條船，我決饒了你的性命。」船到了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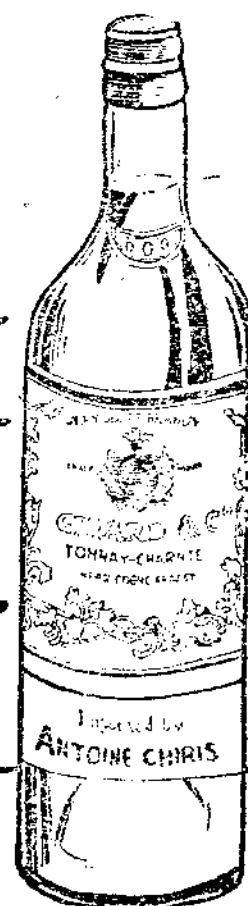
三元牌OOO白蘭地

上海吉利洋行經理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瀟生



最美味

純粹國貨

精粉調味

素精

『是純粹的中

華民國國貨，是最潔淨最合衛生

的飲食輔佐品，是「居家」

「菜館」調和五味最合之物

「家

家所需，人人宜備，定價低廉

優待批發

『價小瓶三角大瓶六角
目中瓶四角特瓶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貽

德里內本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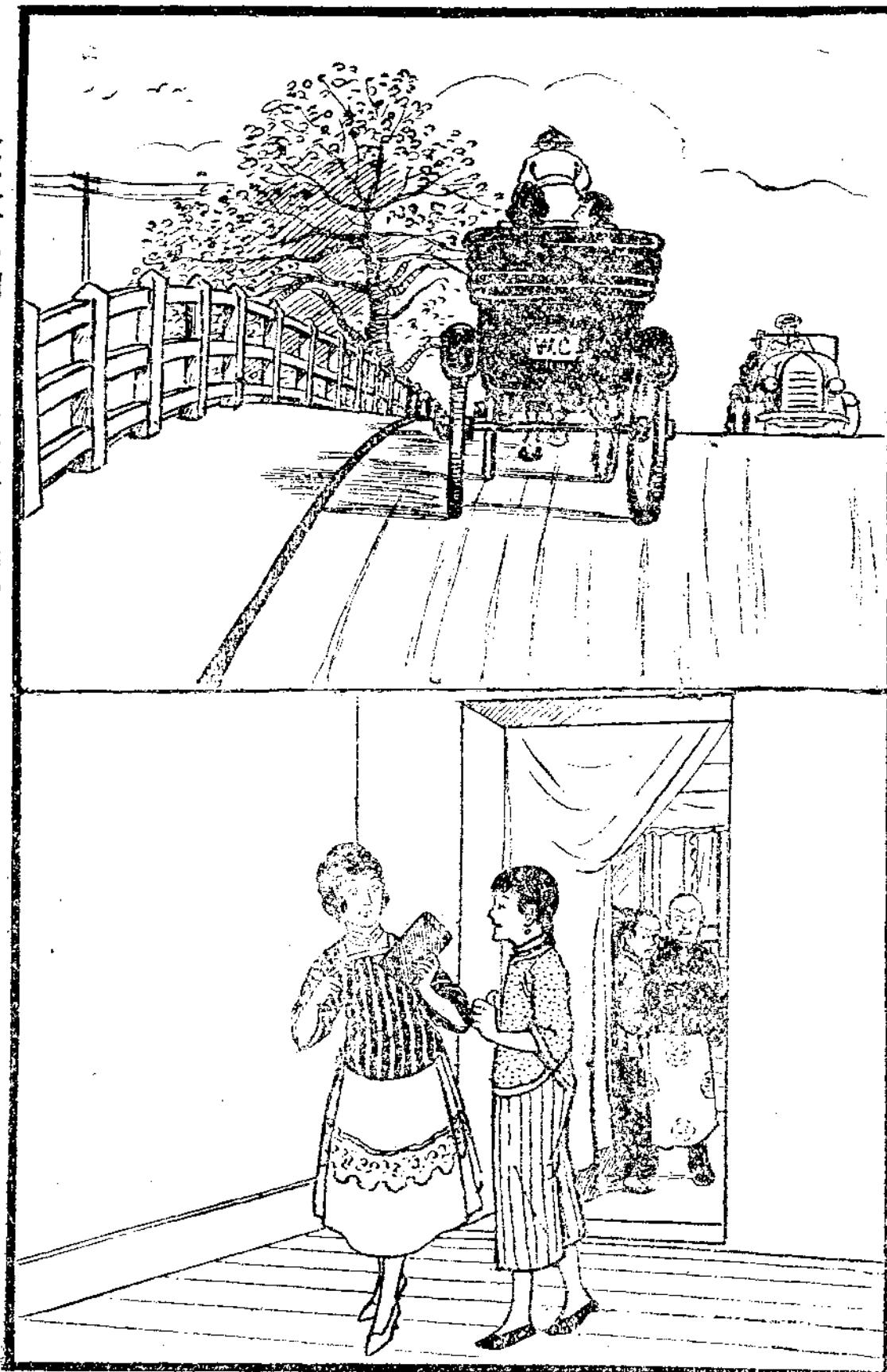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商貨茶食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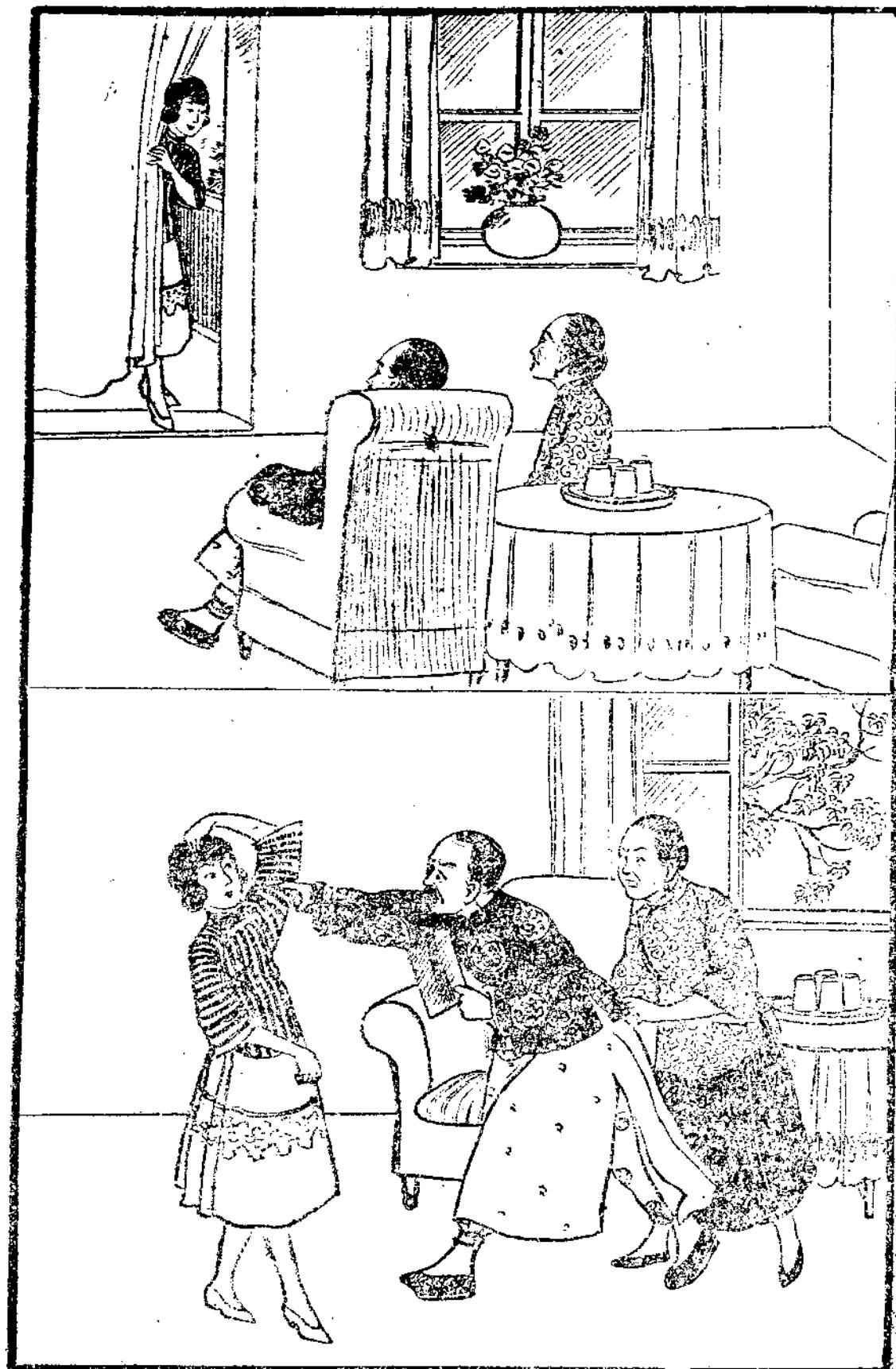
大純素精公司啟



第五十一回 錢幼訓受愚退婚



第五十一回 張上達一怒逐女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五十一回 錢幼訓受愚退婚 張上達一怒逐女

前書說張大小姐因姑爺貌醜。父母不肯爲他退婚。意欲親見翁姑。索回庚帖。祇因稱呼煩難。不免彷徨無計。恰值他心腹使女才寶打從鄉下出來。大小姐同他一商量。他就生出個絕妙計較。大小姐聽了。大大的贊成。但是什麼計較。上文未有交代。做書的旣已悶到現在。索興暫不宣佈。留着待大小姐如法辦理。諸君依次看去。豈不同先期宣佈的一樣。還可省却許多無謂的筆墨呢。閑文少敘。且說大小姐聽了才寶的主意。讚美之下。當時就要命人配馬車出發。才寶勸他且慢。一來因今天時候已晚。恐那邊都是初到上海的人。不免要出來看看。戲逛逛游。

戲場。或者已不在棧房裏。何苦跑這一躉空。二來稱呼雖有。但從何說起。必須斟酌一下。休得像上回到周公館撤清的樣兒。碰了一鼻子灰回來。豈不惹氣。大小姐想起前塵。粉面不由得紅了。當時就不急於要走。這夜主婢二人商量到兩點多鐘。方才安歇。次日大小姐因有心事。不能再睡晏覺。一早就起來了。還是他喚醒才寶。催他起身。才寶看看鐘說。現在七點鐘還沒敲。小姐爲什麼這般早就要起來呢。大小姐道。你忘了昨天的話嗎。才寶笑說。這時候祇恐那邊也不會起身哩。太早了。過去等開門也不好的。我看還是挨到吃過了中飯再去不遲。大小姐既把才寶當做參謀長。所有言語當然沒有不依從的。但旣已起來。也不能脫脫衣裳再睡。於是彼此都打扮打扮。打扮完了。再研究辦交涉的一切問題。才寶說。此事二小姐旣不贊成在前。這回也一定要瞞過他。連家裏這班人面前也休露口風。免得事情或者失敗了。受他們的笑話。且待事成之後。再回來宣佈不遲。大

小姐一一依從。少頃他妹妹到房裏來探望。問他老清早起。打扮得這般齊整。要往那裏去。大小姐推頭孔子文太太做五十歲生日。到他那裏去拜壽。因孔太太是大小姐的朋友。二小姐素不交往。也不曉得他多少歲數。聽了信以爲真。吃過中膳。才寶已傳大小姐的命令。教馬夫配車伺候。大小姐薄施脂粉。在手帕大襟袖口上洒了些香水。頓時同一個香人兒彷彿。才寶也穿得齊齊整整。妖冶異常。所惜他剛從鄉下出來。皮膚被野風吹得黑了。雖撲得滿臉是粉。也同漆匠店漆白油木器般。底子不會打白。就用重料。也脫不了一點兒灰色氣。未免是個缺憾。當下他主婢倆上馬車。直放振華旅館。其時錢幼訓夫婦和他幾位少爺小姐。正穿得衣冠端整。打算待汽車來了。坐到方公館去。因今天方老太太打發人來知照他們。說要請他們坐汽車吃大菜看夜戲。一天三套。聊盡東道之誼。教他們打扮好了。派汽車來接。所以他們鄭重其事的都趕早起身收拾停當。預備赴會。四

小姐最爲性急。時常看自鳴鐘說他們怎還不來。莫要是哄騙我們罷。黃太太笑他道：痴丫頭。你昨兒沒聽得茶房講嗎？這裏上海地方比別處兩樣。時候越晚市面越顯得熱鬧。此時還祇一點鐘光景。只可算不會上市。大戶人家有些恐怕剛上床睡得沒多少時候呢。你何必這般性急？四小姐聽得嘴唇翹了。走過去照照鏡子。見自己身上穿一件粉紅色華絲葛夾襖。印度玄色綢短裙。白絲印花襪。藍哩嘰高跟皮鞋。都是他臨動身時候新辦的。帶到上海也是第一次上身。襯着他蓬蓬鬆鬆。自己梳的一個文明頭。耳朵上套一對S式螺絲環子。左臂戴一隻彈簧金鐲錢。手指上還有一紅一藍兩隻寶石戒指。清清爽爽。顧影生憐。四小姐想我打扮得這般齊整不出去走走教人家見識。見識却躲在這沒人來看的棧房中。豈不可惜。正懊喪間。忽然茶房進來通報說外面汽車來了。四小姐心中不勝之喜。衆人也忙忙碌碌的預備要走。不意又有一個茶房進來回話道。有位張小

姐要見這裏老爺太太。現在外面衆人聽了都各一怔。四小姐更氣得什麼似的。恨不能把這個張小姐吞入肚內。幼訓也覺詫異。對他夫人說。那裏來的張小姐。我們並沒姓張的親戚在上海呢。黃太太道。或者祇有七兒的丈人家也是姓張。但是新親新戚還沒請過會。親筵決不至於無端來見我們的。幼訓說。且休管他。請進來見一見就明白咧。因對茶房道了個請字。茶房答應出去。不多時一陣香風送進來兩個嬌嬌滴滴的少年女子。像是主婢的模樣。爲首那個穿一件白地印花外國綢夾襖深藍色西式套裙。白絲襪點塵不染。足上也穿白地印花的尖口平底鞋。瘦削削十分有樣。一頭烏髮光可鑑。人梳一個愛司髻。釵一枝金鑄簪。腳上也是金鑄環子。臂上金鑄鐲。頭手上金鑄戒。胸前金鑄別針。週身亮晶晶的襯着他。雪也似的皮膚。花也似的容顏。鼻若懸胆。睛如點漆。齒白唇紅。天然俊俏。後面跟的這一個。雖然是婢女打扮。也衣着入時。目光流利。

四小姐先前只覺自己齊整。此時見他兩個進來。不知怎的。頓覺自慚形穢。那出去。讓別人見識。見識的一顆雄心。頃刻消爲烏有。幼訓夫婦也暗暗讚嘆。正欲問其來意。那走在前頭的女郎已先開口問他們。這兩位是不是錢家伯父伯母。幼訓夫婦欠伸稱不敢當。未知貴小姐府上是那一家。這女郎微笑說。家君名呌張上達。諒必伯父是相識的。幼訓聽了大驚。想不好了。這莫非是我家的新婦麼。但怎生得這般老面皮。沒過門就敢來見我們。豈非咄咄怪事。黃太太也同他一般心思。幾位公子小姐都聽得呆了。七少爺更眼中冒火。想來人若是我的新婦。今天馬上教我死也甘心。不意那張小姐開出口來。却大違他們衆人所料。他說我此來實在冒昧得很。皆因有樁事不能不同伯父母商量。商量我家姊姊和府上一位少爺訂婚。這件事原是家父在京時候與貴府面洽的依着古禮。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然沒有什麼反對的餘地了。只是現在民國時代。不比前清。

在上者專制稱雄。在下者惟能委屈從命。此刻國事尙日要徵求民意。何況這等婚姻大事焉能不先取兩方面的同意。無論父母媒妁都不能擅專。想你老伯素號開通。諒於這句話也表同情的了。幼訓聽了不明白他用意所在。但因此却曉得其人並非自家的新媳婦。彷彿是他的妹子。久聞上達共生兩女。這個大約是他的一二小姐無疑了。又聽他接下去講道。所以家姊現在對於父親和府上訂婚這件事。絕對反對。一來因貴府那位少爺和家姊素昧生平。性格不投。焉能做得夫婦。二來聽說你家這位少爺面上還有點兒缺陷。說到這裏。一雙妙目就向他們這班少爺小姐叢中飄了一轉。同時那隨來的婢女也矚目於人叢中的七少爺。可憐七少爺被他們四目相逼。羞得一張臉沒藏躲處。尤可恨者他自己這班兄妹們聽到這句話也不約而同的望他臉上。更急得七少爺無地自容。幾乎要哭出來了。幼訓也替他難受。紅着一張臉叫聲貴小姐。小兒面麻乃是病中所遭實。

乃無妄之災。非人力所能爲。尊大人已經諒解過了。想必令姊也可以諒解的。張小姐搖頭道。這個恐怕難以從命。因爲夫婦之間不能留一點兒芥蒂。偶有芥蒂萌芽起來。便是爲愛情上絕大的障礙。此事我也會勸過家姊。家姊所言如此。我知他宗旨已決。萬沒有挽回的餘地了。幼訓道。如此還得請貴小姐勸一勸。令姊因爲婚約已訂。關係兩家的場面。就使有什麼不當意處也祇可委屈從事。願全自家的顏面爲重。纔好。張小姐道。此話我也會對家姊講過的。他說就使勉強了。現在強迫結婚之後。將來仍舊要離婚的。那時豈非到底免不得出一場醜麼。如其決裂於將來。還不如此刻不合攏的爲妙。咧說時聲色俱厲。幼訓倒有點望而生畏。不知怎樣的回答他。方好兩眼不住看他太太。他太太也計無所出。老夫妻兩個面面相覷。張小姐見他們如此格外的逼緊一步。說家姊因親來見你們二位不便。故託我妹子代表前來索回庚帖。暫時取消前者的婚約。將來如欲再締。

舊姻不妨請貴公子和家姊先從交朋友入手日後倘能情意相投儘可再修前議到那時彼此性情都知道了再訂婚約就不致有今番般週折咧幼訓夫婦聽了仍不知依他還是不依他好彼此呆對了一陣究竟幼訓是個男人資格老一點也算他慮得週到說此事當初乃是尊大人面許的婚姻並非由貴小姐前來說合的緣何現在尊大人不來却教貴小姐代表就使我馬上答應退還庚帖也得面交尊大人不能交與貴小姐呢張小姐道那個老伯休得愁慮我本來也不敢擅專到這樣地步的皆因此事純由家父授意他恐老伯面談或有種種不便的說話故囑我代表前來如老伯能採納我所建議的話或者就請將那張庚帖交給我帶了回去省得他日見面難爲情好朋友依舊是好朋友不然就加封寄與家父也並無不可倘老伯一定要面交的話所慮見了面或有什麼意氣言語豈不有損你二老許多年朋友交情了麼所以這件事還須請老伯斟酌一下呢

幼訓見他侃侃而談神氣活現以爲此事當真是上達出的主意不由漲得滿肚子是氣對他太太說既然張家講出這種話來我想還不如退還他們庚帖了罷當初本來也是上達再三對我商量的不然我兒子養得這般大了好輕容易就讓他招贅了回去我家裏不是沒吃沒用養不起他小夫妻兩口祇因瞧上達多一年朋友的情面念他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女兒嫁出之後豈不教他老夫妻兩個孤苦伶仃無人侍奉所以纔答應將兒子給他招女婿的不料他現在倒自己悔起來我原也不會願意過不如答應他們取消這番婚約就是了黃太太也氣憤憤的說你意思不錯就把庚帖還了他們罷省得日後還要多說多話咧幼訓道只是這蹤我們許多人上上落落盤費賠得太冤枉了這句話還得同上達講講黃太太說還要講什麼未必見得他肯貼還我們的盤纏只好算此番我們是特地到上海來玩要的就得了不過以後像姓張的這種朋友勸你還是少結交

罷。張小姐聽他們罵他老子倒一點兒不生氣心中反暗暗歡喜。喜的是自己交涉辦得很爲順手。父親受點兒過原是他咎有應得呢。那邊幼訓的幾位公子小姐也以張家來言太豈有此理了。都贊成父母毀約。惟有七少爺心中頗不以爲然。但是啞子吃黃連未免有點兒說不出的苦呢。當下倒是黃太太逼着幼訓搜出那張庚帖交給張小姐。說此物原沒怎樣重要。就使你家有了異議我們也未必見得拿你們這張憑據去控告的。既然你們急要收回我就儘你拿回去就是了。張小姐接得庚帖在手心中說不出的歡喜。幼訓對他講的話他那有心思去聽。祇含糊答應了幾聲就此告辭出來。幼訓也不送他。他兩個走出大門上馬車的時候。張小姐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叫聲一寶。你的計較果然不錯。今兒這樁事幹得好不乾淨。一點兒不留痕跡。大約他們還始終當我是二小姐呢。原來說話的正是張大小姐。他自己親身出馬來辦這個交涉。却推頭二小姐替姊姊做

代表。這就是才寶出的主意。幼訓夫婦也墜其玄中。此刻奏凱班師。才寶的功勞當然不小。主人讚他。他也微笑無言。大小姐坐在馬車上。將那張庚帖展開來看了又看。認得是自己的年庚八字不錯。想此物從爹爹手中送出去。却由我女兒手中收回來。少停還給爹爹也好。教他知道我做女兒的能爲這件事。他們以爲極難。我却不費吹灰之力就唾手得來了。可知普天之下無論幹什麼事最壞的就是知難而退。萬難千難也只消勇往直前。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呢。才寶一路上也不住稱讚小姐的口才。着實利害。竟說得他們老夫妻兩個頓口無言。服服帖帖。還我們的八字。我在旁邊倒很有點兒替你着急的。難爲你面孔竟一紅。不紅實在令人佩服。主婢兩個互相稱讚。不多時到了自家公館門首。大小姐命才寶先回房去。自己却一脚到他爹娘房中來表功。其時上達正同他太太商量。怎樣勸勸女兒。委屈些嫁了過去。我們清清白白的人家。教人說一句女兒攀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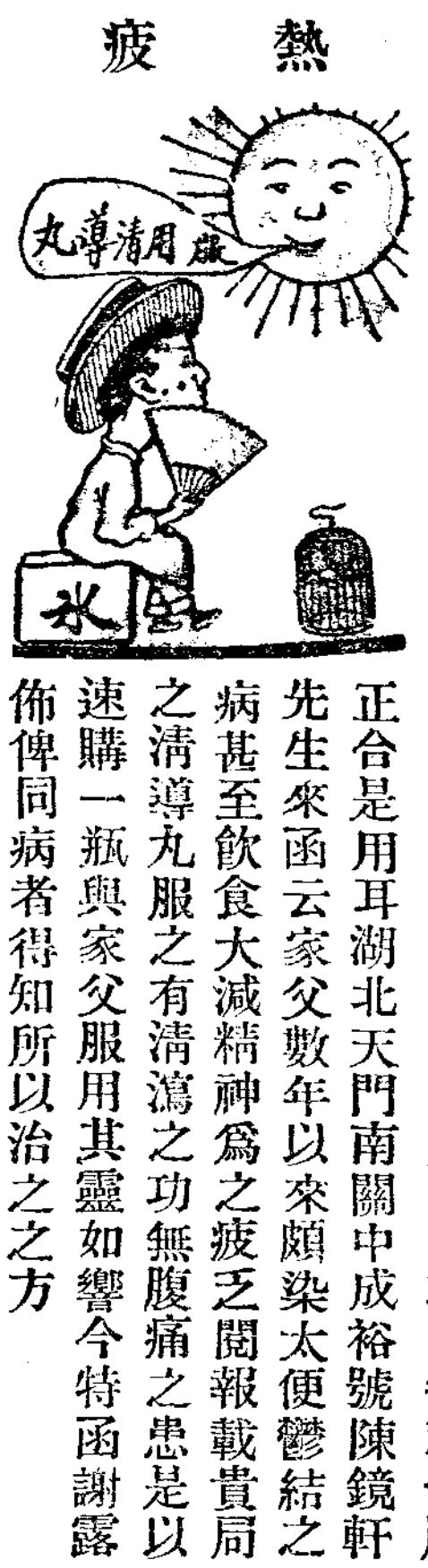
去。仍舊。退回來的。知道我們內情的人。還好。不曉得內容的人。還當我女兒有什麼不好。所以被男家退出來了。這名譽。豈不難聽。所以無論如何。依不得女兒的任性。惟有你做母親的善言去開導他。方是正理。老太太還未回言。大小姐進來了。上達見他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問他可是又要上那裏出去了嗎。大小姐一笑。說。我已出去了回來。上達就說。你現在不比得當孩子時候了。不久就要做新娘。免不得要放出點大人的氣派來。無緣無故。常在外間奔跑。究竟不成體統。即使有事。免不來要上街一趟。最好是和母親同出去。不然。就使女也得帶兩名青年少女。單身一人。怎能輕出閨門一步呢。大小姐分辯道。我原和才寶同出去的。不過他現在沒跟到這裏來罷了。不信。可以喚他來對質的。上達道。既如此也就罷了。不知你今兒到過那裏做什麼事。大小姐實說道。我往振華旅館拜會姓錢的。上達吃了一驚。問你拜會姓錢的做什麼。大小姐道。向他們要回庚帖。這是。

父親許我的上達大驚道。你莫非瘋了不成。昨兒我因庚帖在勢不能收回。故而沒肯答應你的話。並未教你親自去要回庚帖。況且這頭親是我自己答應他們的。他們也未必肯將庚帖還你。這是一定之理。大小姐不等他說完就拿出那一張庚帖給他老子觀看。道這東西我要回來。咧上達一見氣得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來。頓足說了不得。你真要把我做老子的面皮掃盡了。普天之下那有做新娘娘的親自去見翁姑退婚。豈非大大的笑話。若使你老子娘兩個都已死了。自己出場還有個理由。你不該放着我二老在這裏莽莽撞撞鬧此極大笑話。前途肯把庚帖還你。決不爲別樣緣故。一定見你風風顛顛沒有規矩瞧不入眼。因此纔將八字退還你的。你還以爲自己辦事能幹嗎。我看你素來很聰明伶俐的。難道今番真的應了古話。聰明一世。矇矇一時了麼。唉我一生要場面這一回簡直把我一世的場面都斷送在你的手裏。咧說着連連嘆氣。老太太也急得不知

怎麼樣好。幾乎要哭出來了。眼淚汪汪。望着他女兒說。小姐呵。你怎的糊塗到如此地步。幹這等事爲什麼不預先同我商量。商量也要看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豈可莽莽撞撞的惹出禍來急殺了你爹娘。你也沒有什麼好處呢。大小姐可不服他父母的說話。仍舊聲色不動厲聲質辯道。母親這件事。你也不能單單怪我。昨天父親不曾說他同你兩人是不能出場的。有人能要回庚帖。他就取消這樁親事也未嘗不贊成。所以我想你二老既不願出場。當然我自己也可以出面去和他們交涉的老太太說。你這句話就錯了。你怎不想想自己是什麼身份。別人可以出面。你却出不得面呢。大小姐道。我並未拿自己的名字出面。因把冒充二小姐。彼此談判時一應說話都告訴老太太聽了。老太太點頭說這樣還算略勝一點。但上達終以爲女兒此舉忒殺坍他的台了。仍舊怒氣不息說。你既然這般能幹。用不着我父母的主意。現在你親事已經退了。我們也不必再吃力不討好。顧

你的終身了身子原是你自己的我當然不能奪你的自由不過這個家究竟是我的我還有點兒主張從今天起這屋裏不能容你你願意姓張不願意姓張隨你的便但我這姓張的已和你斷絕一切關係日後就使你做了總統夫人我也決不來尋你的從今以後你只當沒我這個父親我也當沒你這個女兒就是了大小姐聽言倒並不懼怕也不哀求他父親息怒收回這句說話却微微一笑道爹爹你要我出去容易請你馬上給我十萬塊洋錢我就立刻搬出這裏決不留戀便了不知上達聽了生氣不生氣答應不答應且待下回分解。

天氣暑熱身體困倦大半多因大便祕結所致也且因而疾病頭痛 肝火上
升 肝經失調 頭暈目眩 舌起厚苔 口氣穢濁 凡此皆大腸阻滯有
暑以致之也閣下如患以上之病狀立即購服紅色清導丸可也功能微利平肝



正合是用耳湖北天門南關中成裕號陳鏡軒
先生來函云家父數年以來頗染太便鬱結之
病甚至飲食大減精神爲之疲乏閱報載貴局
之清導丸服之有清瀉之功無腹痛之患是以
速購一瓶與家父服用其靈如響今特函謝露
佈俾同病者得知所以治之之方

乏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
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郵
力亦在內也

種德園 著名藥要令夏



種德園老藥局

汗症人香
可矣避痘匪
能避痘之
方有丹通
靈（江頭人）
些微瘡痘丹
又名如意香牌統治瘡
痘毒邪氣亂腹痛
中風中氣病起倉
猝瘡毒等症萬
病皆應

另回發包元止辟花三油中止五塊茶角百龍瓶龍膏
備件公一止咳痰每號橘五痛角一丹丹
丸丸以道角咳橘香牌統治瘡
藥藥外○薄藥紅膏半大號小角萬分時散大金丹每瓶八寶
全集藥草半茄角二角萬分時散大金丹每瓶八寶
西雞屎薄匱露半大號小角萬分時散大金丹每瓶八寶
索以購荷五每角角鹽二號萬分時散大金丹每瓶八寶
即盡立油角瓶化茄香二如一止每瓶每露一珠飛每臥紅分
痧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
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
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
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
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獨
理事編輯 施濟

總印發行所 上世海界北書局 鶴羣書局
分發行所 世海界馬路書局 江紅屋局
奉京漢口天津廣州長沙電話中四七二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價目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實售四元	一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本國一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各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印接永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號市 路馬四海上